鏡花緣故事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鏡花緣故事

李汝珍原著
本社節选



3 0475 5610 9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書是从李汝珍著的"鏡花緣"中節选來的。書中叙述了唐敖、林之洋、多九公出海經商，經过君子國、大人國、小人國、女兒國等許多國家，他們在这些國家里看到許多希奇的有趣的事情。作者通过这些叙述，对封建社会作了無情的諷刺，并表達了自己的理想。

鏡 花 緣 故 事

李 汝 珍 原 著

本 社 節 选　　趙白山裝幀

*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延 安 西 路 1538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4 号

上海國光印刷厂印刷　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：文7002　(初中)

开本 787×1092 糎 1/28　印張 2 11/14　字数 39000

1956年12月第1版

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50000　定价(3) 0.17 元

目　錄


唐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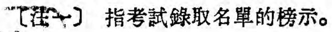

林之洋


多九公

唐敖出洋远游

武則天做皇帝的时候，在嶺南地方，有个讀書人，名叫唐敖。那一年，唐敖進京赴試，虽然中了探花，不意有人上了一本，言："唐敖曾在長安同徐敬業、駱宾王、魏思温、薛仲璋等，結拜异姓弟兄。后來徐、駱諸人謀为不軌，唐敖虽不在內，但昔日旣与叛逆結盟，究非安分之輩。今名登黃榜〔注一〕，將來出仕，恐不免結党营私。請旨謫为庶人〔注二〕，以为結交匪类者戒。"本章上去，武后就仍旧降唐敖为秀才。唐敖心灰意懶，也不想回家，就自己帶着行囊，到各处游玩，暫解愁煩。一路上逢山起旱，遇水登舟，游來游去，業已半載，轉瞬臘尽春初。这日，不知不覺到了嶺南，前面已是妻舅林之洋的住处。

于是把船攏到妻舅林之洋門首。只見里面挑發貨物，匆匆忙忙，倒像远出样子。原來林之洋素日作些海船生意。常常帶了妻子呂氏，女兒婉如，飄洋过海販賣貨物。如今林之洋又去販貨，忽見唐敖到他家來。彼此道了久闊，讓至內室，同呂氏見禮。



〔注一〕 指考試錄取名單的榜示。

〔注二〕 沒有功名和官职的平民。



唐敖道："我們相别許久，今日見面，正要談談，不意府上如此匆忙。看这光景，莫非舅兄就要远出么？"林之洋道："俺因連年多病，不曾出門。近來喜得身子强壯，販些零星貨物到外洋碰碰財运，强如在家坐吃山空。这是俺的旧营生，少不得又要吃些辛苦。"唐敖听罢，正中下怀，因趁势說道："小弟因內地山水連年游玩殆遍，近來毫無消遣。而且自从都中回來，郁悶多病，正想到大洋看看海島山水之勝，解解愁煩。舅兄恰有此行，眞是天緣凑巧。万望携帶携帶！小弟帶有路費数百金，途中断不有累。至于飯食舟資，悉听分付，無不遵命。"林之洋道："妹夫同俺骨肉至親，怎說船錢飯食來了！"因向妻子道："大娘：你听妹夫这是甚話！"呂氏道："俺們海船甚大，豈在姑爺一人。就是飯食，又值几何。但海外非內河可比，俺們常走，不以为意；若胆小的，初上海船，受了風浪，就有許多驚恐。你們讀書人，茶水是不离口的，盥漱沐浴也日日不可缺的；上了海船，不独沐浴一切先要从簡，就是每日茶水也只能略潤喉嚨，若想尽量，却是难的。姑爺平素自在慣了，何能受这辛苦！"唐敖道："小弟素日常听令妹說：'海水極咸，不能入口，所用甜水，俱是預裝船內，因此都要撙節。'恰好小弟平素最不喜茶，沐浴一切更是可有可無。至洋面風浪甚險，小弟向在長江大湖也常行走，这又何足为奇。"

林之洋見妹夫执意要去，只得应允。就劝唐敖買些貨物碰碰机会。唐敖走到市上，買了許多花盆幷几担生鉄回來。林之洋道："妹丈帶这花盆，已是冷貨，难以出脫；这生鉄，俺見海外到处都有，帶这許多，有甚用处？"唐敖道："花盆虽系冷貨，安知海外無惜花之人。倘乏主顧，那海島中奇花异草，諒也不少，就以此盆栽植数种，沿途玩賞，亦可陶情。至于生鉄，如遇買主固好；設难出脫，舟中得此，亦压許多風浪，縱放数年，亦

無朽坏：小弟熟思許久，惟此最妙，因而買來。好在所費無多，舅兄不必在意。”林之洋听了，明知此物难以退回，只得点头道：“妹夫这話也是。”不多时，收拾完畢，大家另坐小船，渡上海船。众水手把貨發完，趁着順風，揚帆而去。

此时正是正月中旬，天气甚好，行了几目，到了大洋。唐敖四圍眺望，只見水天相接，心中甚喜。走了多日，繞出門戶山，順風飄來，也不知走出若干路程。林之洋本來敬重唐敖，但可停泊，必令妹夫上去。途中虽因游玩不無耽擱，但是飄洋之人，以船为家，多走几时也不在意。

东口山所見

这日正行之际，迎面又有一座大嶺。唐敖道：“請教舅兄：此山較別处甚覚雄壯，不知何名？”林之洋道：“这嶺名叫东口山，是东荒第一大嶺。聞得上面景致甚好。俺路过几次，从未上去。今日妹夫如高兴，少刻停船，俺也奉陪走走。”唐敖听見“东口”二字，甚覚耳熟，偶然想起道：“此山旣名东口，那君子國，大人國，自然都在鄰近了？”林之洋道：“这山东連君子，北連大人，果然鄰近。妹夫怎么得知？”唐敖道：“小弟聞得海外东口山有君子國，其人衣冠帶劍，好讓不爭。又聞大人國在其北，只能乘云而不能走。不知此話可确？”林之洋道：“当日俺到大人國，曾見他們國人都有云霧把脚托住，走路并不費力。那君子國無論甚人，都是一派文气。这兩國过去，就是黑齒國，渾身上下，無处不黑。其余如聶耳、無腸、犬封、元股、毛民、無䏿、深目等國，莫不奇形怪狀，都在前面。將來到彼，妹夫去看看就曉得了。”

說話間，船已泊在山脚下。郎舅兩个下船上了山坡。林之洋提着鳥槍火繩，唐敖身佩宝劍，曲曲弯弯，越过前面山头，四处一看，果是無窮美景，一望無际。只見远远山峰上走出一个怪獸，其形如猪，身長六尺，高四尺，渾身青色，兩只大耳，口中伸出四个長牙，如象牙一般，拖在外面。唐敖道："这獸如此長牙，却也罕見。舅兄可知其名么？"林之洋道："这个俺不知道。俺們船上有位柁工，剛才未邀他同來。他久慣飘洋，海外山水，全能透徹，那些异草奇花，野鳥怪獸，無有不知。將來如再游玩，俺把他邀來。"唐敖道："船上既有如此能人，將來游玩，倒是不可缺的。此人姓甚？也还識字么？"林之洋道："这人姓多，排行第九，因他年老，俺們都称多九公，他就以此为名。那些水手，因他無一不知，都同他取笑，替他起个反面綽号，叫作'多不識'。幼年也曾入学，因考不中，弃了書本，作些海船生意。后來消折本錢，替人管船拿柁为生。为人老誠，滿腹才学。今年八旬向外，精神最好，走路如飛。"恰好多九公从山下走來，林之洋連忙点手相招。唐敖迎上去和多九公相見。林之洋道："九公想因船上拘束，也來舒暢舒暢？俺們正在盼望，來的恰好。"因指道："請問九公：那个怪獸，滿嘴長牙，喚作甚名？"多九公道："此獸名叫'当康'。其鳴自叫。"話未說完，此獸果然口呼"当康"，鳴了几声，跳舞而去。

唐敖正在眺望，只覚从空落一小石塊，把头打了一下，不由吃驚道："此石从何而來？"林之洋道："妹夫：你看那边一群黑鳥，都在山坡啄取石塊。剛才落石打你的，就是这鳥。"唐敖進前細看，只見其形似鴉，身黑如墨，嘴白如玉，兩只紅足，头上斑斑点点，有許多花文，都在那里啄石，來往飛騰。林之洋道："九公可知这鳥搬取石塊有甚用处？"多九公道："当日炎帝有个少女，偶游东海，落水而死，其魂不散，变为此鳥。因怀生

前落水之恨，每日銜石吐入海中，意欲把海填平，以消此恨。”

唐敖聞多九公之言，不覺嘆道：“小弟向來以为銜石填海，失之过痴，必是后人附会。今日目睹，才知当日妄議，可謂‘少所見多所怪’了。据小弟看來：此鳥秉性虽痴，但如此难为之事，并不畏难，其志可嘉。每見世人明明放着易为之事，他却畏难偸安，一味蹉跎；及至老大，一無所能，追悔無及。如果都像精衛这样立志，何患無成！”

林之洋道：“九公：你看前面一帶樹林，那些樹木又高又大，不知甚樹？俺們前去看看。如有鮮果，摘取几个，豈不是好？”登时都至崇林。迎面有株大樹，長有五丈，大有五圍；上面并無枝節，惟有無数稻鬚，如禾穗一般，每穗一个，約長丈余。唐敖道：“古有‘木禾’之說，今看此樹形狀，莫非木禾么？”多九公点头道：“可惜此时稻还未熟。若帶几粒大米回去，倒是罕見之物。”唐敖道：“往年所結之稻，大約都被野獸吃去，竟無一顆在地。”林之洋道：“这些野獸就讓嘴饞好吃，也不能吃得顆粒無存。俺們且在草內搜尋，务要找出，長長見識。”說罢，各处尋覓。不多时，拿着一顆大米道：“俺找着了。”二人進前观看，只見那米有三寸寬，五寸長。唐敖道：“这米若煮成飯，豈不有一尺長么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米何足为奇！老夫向在海外，曾吃一个大米，足足飽了一年。”林之洋道：“这等說，那米定有兩丈長了？当日怎样煮他？这話俺不信。”多九公道：“那米寬五寸，長一尺。煮出飯來，虽無兩丈，吃过后滿口清香，精神陡長，一年总不思食。此話不但林兄不信，就是当时老夫自己也覺疑惑。后來因聞当年宣帝时背陰國來献土產品，內有‘清腸稻’，每食一粒，終年不飢，才知当日所食大約就是清腸稻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怪不得今人射箭靶，每每所發的箭离那靶子还有一二尺远，他却大为可惜，只說‘差得一米’，俺听了

着实疑惑，以为世上那有那样大米。今听九公这話，才知他說‘差得一米’，却是煮熟的清腸稻！”唐敖笑道：“‘煮熟’二字，未免过刻。舅兄此話被好射歪箭的听見，只怕把嘴还要打歪哩！”

当时天色已晚，三个人急忙从原路回去。到了船上，把大米給呂氏和婉如看了，大家都說稀奇。

君子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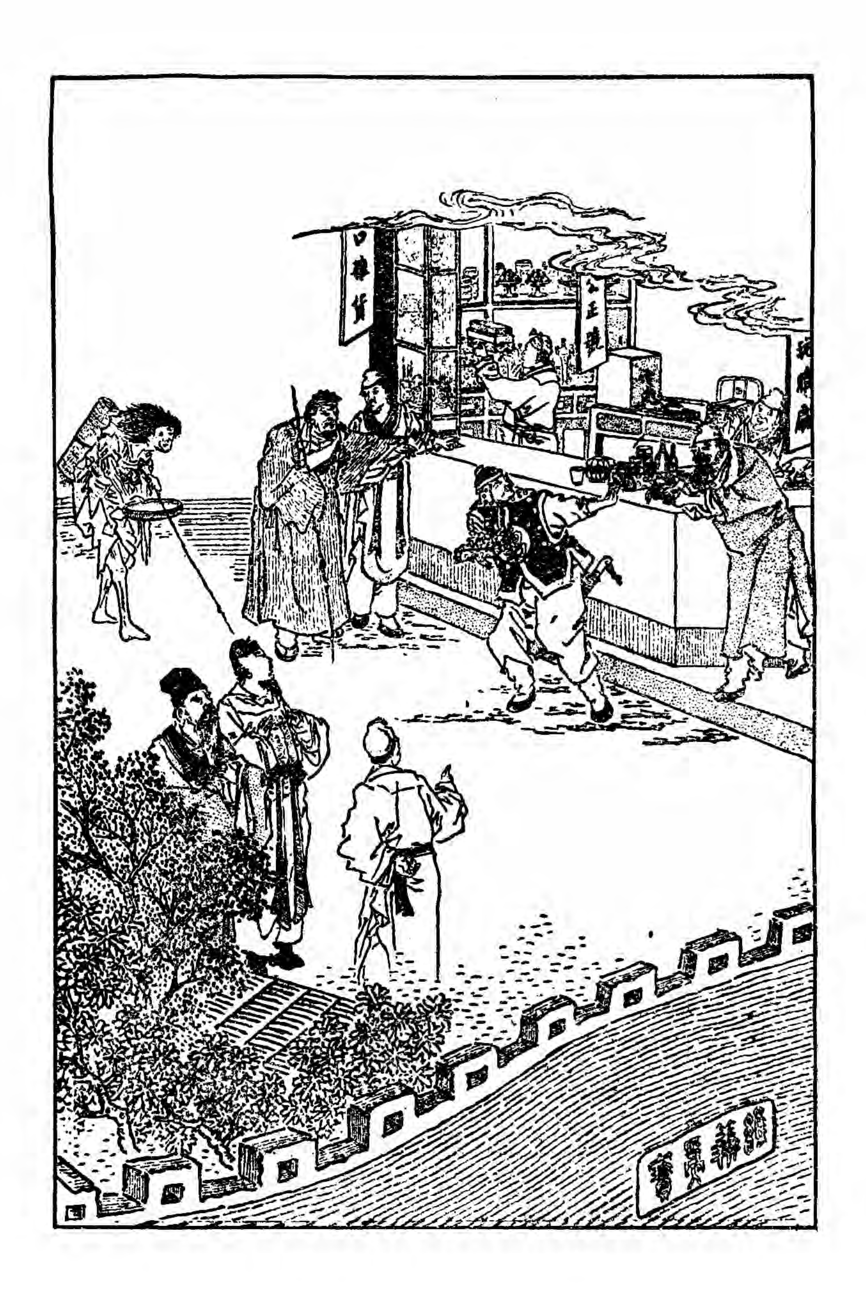
不多几日，到了君子國，將船泊岸。林之洋上去賣貨。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，想來必是礼乐之邦，所以約了多九公上岸，要去瞻仰。

二人随即進城，只見人烟輳集，作買作賣，接連不断。衣冠言談，都与中國一样。唐敖見言語可通，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“好讓不爭”之故。誰知老翁听了，一毫不懂。又問國以“君子”为名是何緣故，老翁也回不知。一連問了几个，都是如此。多九公道：“据老夫看來：他这國名以及‘好讓不爭’四字，大約都是鄰邦替他取的，所以他們都回不知。剛才我們一路看來，那些‘耕者讓畔，行者讓路’光景，已是不爭之意。而且士庶人等，無論富貴貧賤，举止言談，莫不恭而有礼，也不愧‘君子’二字。”唐敖道：“話虽如此，仍須慢慢观玩，方能得其詳細。”

說話間，來到鬧市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里買物，手中拿着貨物道：“老兄如此高貨，却討恁般賤价，敎小弟買去，如何能安！务求將价加增，方好遵敎。若再过謙，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。”唐敖听了，因暗暗說道：“九公：凡買物，只有賣者討价，買者还价。今賣者虽討过价，那買者并不还价，却要添价。此等言談，倒也罕聞。”只听賣貨人答道：“旣承照

顧，敢不仰体！但適才妄討大价，已覺厚顏；不意老兄反說貨高价賤，豈不更教小弟慚愧？况敝貨并非'言無二价'，其中頗有虛头。俗云：'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錢。'今老兄不但不减，反要加增，如此克己，只好請到别家交易，小弟实难遵命。"唐敖道："'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錢。'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；至'并非言無二价，其中頗有虛头'，亦是買者之話。不意今皆出于賣者之口，倒也有趣。"只听隸卒又說道："老兄以高貨討賤价，反說小弟克己，豈不是太不为别人着想了？凡事总要彼此無欺，方为公允。試問那个腹中無算盤，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。"談之許久，賣貨人执意不增。隸卒賭气，照数付价，拿了一半貨物。剛要举步，賣貨人那里肯依。只說"价多貨少"，攔住不放。路旁走过兩个老翁，作好作歹，从公評定，令隸卒照价拿了八折貨物，这才交易而去。唐、多二人不覺暗暗点头。

走未数步，市中有个小軍，也在那里買物。小軍道："剛才請教貴价若干，老兄执意吝教，命我酌量付給。及至遵命付价，老兄又怪过多。其实小弟所付業已刻减。若說过多，不独太偏，竟是'違心之論'了。"賣貨人道："小弟不敢言价，听兄自付者，因敝貨既欠新鮮，而且平常，不如别家之美。若論价値，只照老兄所付减半，已屬过分，何敢謬領大价。"唐敖道："'貨色平常'，原是買者之話；'付价刻减'，本系賣者之話：那知此处却句句相反，另是一种風气。"只听小軍又道："老兄說那里話來！小弟于買賣虽系外行，至貨之好丑，安有不知。以丑为好，亦愚不至此。第以高貨只取半价，不但欺人过甚，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。"賣貨人道："老兄如眞心照顧，只照前价减半，最为公平。若說价少，小弟也不敢辯，惟有請向别处再把价錢談談，才知我家并非相欺哩。"小軍說之至再，見他执意不賣，只得照前减半付价，將貨略略选择，拿了就走。賣貨人忙攔住道：



口碑貨
公正號

“老兄为何只將下等貨物选去？难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么？我看老兄如此討巧，就是走遍天下，也难交易成功的。”小軍發急道：“小弟因老兄定要减价，只得委曲从命，略將次等貨物拿去，于心庶可稍安。不意老兄又要責备。且小弟所買之物，必須次等，方能合用；至于上等，虽承美意，其实倒不適用了。”賣貨人道：“老兄旣要低貨方能合用，这也不妨。但低貨自有低价，何能付大价而買丑貨呢？”小軍听了，也不答言，拿了貨物，只管要走。那过路人看見，都說小軍欺人不公。小軍难違众論，只得將上等貨物，下等貨物，各携一半而去。二人看罢，又朝前進，只見那边又有一个農人買物。原來物已買妥，將銀付过，携了貨物要去。那賣貨的接过銀子仔細一看，用戥秤了一秤，連忙上前道：“老兄慢走。銀子的分量和成色都錯了。此地向來買賣都是大市中等銀色，今老兄旣將上等銀子付我，自应將色扣去。剛才小弟秤了一秤，不但銀水未扣，而且戥头过高。此等平色小事，老兄有余之家，原不在此；但小弟受之無因。請照例扣去。”農人道：“些須銀色小事，何必一个小錢都要較量。旣有多余，容小弟他日奉買宝貨，再來扣除，也是一样。”說罢，又要走。賣貨人攔住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！去歲有位老兄照顧小弟，也將多余銀子存在我处，曾言后來買貨再算。誰知至今不見。各处尋他，無从归还。据小弟愚見：与其日后買物再算，何不就在今日？况多余若干，日子久了，倒恐难記。”彼此推讓許久，農人只得將貨拿了兩样，作抵此銀而去。賣貨人仍口口声声只說“銀多貨少，过于偏枯”。奈農人業已去远，無可如何。

唐敖道：“如此看來，这几个交易光景，眞当得起‘君子’兩字。”

他們回到船上。林之洋早回來了。原來这里商販很多，各种貨物都很充足，林之洋見沒有生意可做，便开船离开君子國。

大 人 國

走了几日，到了大人國。林之洋因此处与君子國地界毘連，看來也难得好市价，所以不去賣貨。因唐敖要去游玩，即約多九公一齐登岸。唐敖道："当日小弟聞大人國只能乘云而不能走，每每想起，恨不能立刻見見，今果至其地，眞是天从人願。"多九公道："到虽到了，离此二十余里，才有人烟。我們必須趱行。恐回來过晚，路上不便。且前面有一危嶺，岔路甚多。他們國中就以此嶺为城：嶺外俱是稻田，嶺內才有居民。"走了多时，离嶺不远，田野中已有人烟。其人較別处略長二三尺不等。行动时，下面有云托足，随其轉动，离地約有半尺；一經立住，云即不动。三人上了山坡，曲曲折折，繞过兩个峰头，前面俱是岔路，走來走去，只在山內盤旋，不能穿过嶺去。多九公道："看这光景，大約走錯了。恰好那边有个茅庵，何不找个僧人問問路徑？"登时齐至庵前。正要敲門，前面來了一个老叟，手中提着一把酒壺，一个猪首，走到庵前，推开庵門，意欲進去。唐敖拱手道："請教老丈：此庵何名？里面可有僧人？"老叟听罢，道声"得罪"，連忙進內，把猪首、酒壺放下，即走出拱手道："此庵供着观音大士。小子便是僧人。"林之洋不覺詫异道："你这老兄既是和尙，为甚并不削髮？你既打酒買肉，自然养着尼姑了？"老叟道："里面虽有一个尼姑，却是小僧之妻。此庵并無別人，只得小僧夫妇自幼在此看守香火。至僧人之称，國中向無此說，因聞中國自漢以后，住庙之人俱要削髮，男謂之僧，女謂之尼，所以此地也遵中國之例，凡入庙看守香火的，虽不吃齋削髮，称謂却是一样。即如小子称为僧，小子之妻即称为尼。——不知三位

从何到此?”多九公告知來意。老叟躬身道:“原來三位却是中國大賢!小僧不知,多多有罪。何不請進献茶?”唐敖道:“我們还要赶过嶺去,不敢在此耽擱。”林之洋道:“你們和尙尼姑生出兒女叫作甚么?难道也同俺們一样么?”老叟笑道:“小僧夫妇不过在此看守香火,旣不違条犯法,又不作盗为娼,一切行为,莫不与人一样,何以生出兒女称謂就不同呢?大賢若問僧人所生兒女喚作甚么,只問貴处那些看守文庙的所生兒女喚作甚么,我們兒女也就喚作甚么。”唐敖道:“適見貴邦之人都有云霧护足,可是自幼生的?”老叟道:“此云本由足生,非人力可能勉强。其色以五彩为貴,黄色次之,其余無所区别,惟黑色最卑。”多九公道:“此地离船往返甚远,我們即懇大师指路,趁早走罢。”老叟于是指引路徑,三人曲曲弯弯穿过嶺去。

到了市中,人烟輳集,一切光景,与君子國相仿。惟各人所登之云,五顏六色,其形不一。只見有个乞丐,脚登彩云走过。唐敖道:“請教九公:云之顏色,旣以五彩为貴,黑色为卑,为何这个乞丐却登彩云?”林之洋道:“嶺上那个禿驢,又吃葷,又喝酒,又有老婆,明明是个酒肉和尙,他的脚下也是彩云。难道这个花子同那和尙有甚好处么?”多九公道:“当日老夫到此,也曾打听。原來云之顏色虽有高下,至于或登彩云,或登黑云,其色全由心生,总在行为善惡,不在富貴貧賤。如果胸襟光明正大,足下自現彩云;倘或滿腔奸私暗昧,足下自生黑云。云由足生,色随心变,絲毫不能勉强。所以富貴之人,往往竟登黑云;貧賤之人,反登彩云。話虽如此,究竟此間民風淳厚,脚登黑云的竟是百無一二。盖因國人皆以黑云为耻,遇見惡事,都是藏身退后;遇見善事,莫不踴躍爭先:毫無小人習气,因而鄰邦都以‘大人國’呼之。远方人不得其詳,以为大人

國即是長大之义，那知是这緣故。”唐敖道：“小弟正在疑惑：每每聞得人說，海外大人國，身長数丈，为何却只如此？原來却是訛傳。”多九公道：“那身長数丈的是長人國，并非大人國。將來唐兄至彼，才知‘大人’、‘長人’迥然不同了。”

忽見街上民人都向兩旁一閃，讓出一条大路。原來有位官員走过：头戴烏紗，身穿員領，上罩紅傘；前呼后拥，却也威嚴；就只脚下圍着紅綾，云之顏色，看不明白。唐敖道：“此地官員大約因有云霧护足，行走甚便，所以不用車馬。但脚下用綾遮盖，不知何故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等人，因脚下忽生一股惡云，其色似黑非黑，类如灰色，人都叫做‘晦气色’。凡生此云的，必是暗中做了虧心之事，人虽被他瞞了，这云却不留情，在他脚下生出这股晦气，教他人前現丑。他虽用綾遮盖，以掩众人耳目，那知却是‘掩耳盜鈴’。好在他們这云，色随心变，只要痛改前非，一心向善，云的顏色也就随心变換。若惡云久生足下，不但國王訪其劣迹，重治其罪；就是國人因他过而不改，甘于下流，也就不敢同他親近。”林之洋道：“原來老天做事也不公！”唐敖道：“为何不公？”林之洋道：“老天只將这云生在大人國，別处都不生，难道不是不公？若天下人都有这塊招牌，教那些瞞心昧己、不明道德的，兩只脚下都生一股黑云，个个人前現丑，人人看着驚心，豈不痛快？”大家又到各处走走，惟恐天晚，随即回船。

聶　耳　國

走了数日，到了聶耳國。其人形体面貌与人無异，惟耳垂至腰，行路时兩手捧耳而行。唐敖道：“小弟聞得相書言：‘兩耳垂肩，必主大寿。’他

这聶耳國一定都是長寿了?”多九公道:“老夫当日見他这个長耳,也曾打听。誰知此國自古以來,从無寿享七十之人。”唐敖道:“这是何意?”多九公道:“据老夫看來:这是‘过犹不及’。大約兩耳过長,反覚沒用。当日漢武帝問东方朔道:‘朕聞相書言:人中長至一寸,必主百歲之寿。今朕人中約長寸余,似可寿享百年之外,將來可能如此?’东方朔道:‘当日彭祖寿享八百。若这样說來,他的人中自然比臉还長了。——恐無此事。’”林之洋道:“若以人中比寿,只怕彭祖到了末年,臉上只長人中,把鼻子、眼睛挤的都沒地方了。”多九公道:“其实聶耳國之耳还不甚長。当日老夫曾在海外見一小國,其人兩耳下垂至足,就像兩片蛤蜊殼,恰恰將人夾在其中。到了睡时,可以一耳作褥,一耳作被。还有兩耳極大的,生下兒女,都可睡在其內。若說大耳主寿,这个竟可長生不老了!”大家說笑。

無 腸 國

那日到了無腸國,唐敖意欲上去。多九公道:“此地并無可观。兼之今日風順,船行甚快,莫若赶到元股、深目等國,再去望望罢。”唐敖道:“如此,遵命。但小弟向聞無腸之人,食物皆直通过,此事可确?”多九公道:“老夫当日也因此說,費了許多工夫,方知其詳。原來他們未曾吃物,先找大解之处;若吃过再去大解,就如飲酒太过一般,登时下面就要还席。問其所以,才知吃下物去,腹中并不停留,一面吃了,随即一直通过。所以他們但凡吃物,不肯大大方方,总是賊头賊腦,躲躲藏藏,背人而食。”唐敖道:“既不停留,自然不能充飢,吃他何用?”多九公道:“此話老夫也曾問过。誰知他們所吃之物,虽不停留,只要腹中略略一过,就如我

們吃飯一般,也就飽了。你看他腹中虽是空的,在他自己光景却是充足的。这是苦于不自知,却也無足为怪。就只可笑那不曾吃物的,明明曉得腹中一無所有,他偏裝作充足样子;此等人未免臉厚了。他們國中向來也無極貧之家,也無大富之家。虽有几个富家,都从飲食打算來的。——那宗打算,人所不能行的,因此富家也不甚多。"唐敖道:"若說飲食打算,無非'儉省'二字,为何人不能行?"多九公道:"如果儉省归于正道,該用則用,該省則省,那倒好了。此地人食量最大,又易飢餓,每日飲食費用过重。那想發財人家,你道他們如何打算?說來倒也好笑:他因所吃之物,到了腹中随即通过,名虽是糞,但入腹內并不停留,尙未腐臭,所以仍將此糞好好收存,以备僕婢下頓之用。日日如此,再將各事極力刻薄,如何不富!"林之洋道:"他可自吃?"多九公道:"这样好东西,又不花錢,他安肯不吃!"唐敖道:"如此腌臢,他能忍耐受享,也不必管他。但以穢物仍令僕婢吃,未免太过。"多九公道:"他以腐臭之物,如教僕婢尽量飽餐,倒也罢了;不但忍飢不能吃飽,并且三次、四次之糞,还令吃而再吃,必至鬧到'出而哇之',飯糞莫辨,这才'另起爐灶'。"林之洋道:"他家主人,把下面大解的,还要收存;若見上面哇出的,更要爱惜,留为自用了。"

犬封國和鬼國

正自閑談,忽覚一股酒肉之香。唐敖道:"这股香味,令人聞之好不垂涎!茫茫大海,从何而來?"多九公道:"此地乃犬封境內,所以有这酒肉之香。'犬封',按古書又名'狗头民',生就人身狗头。过了此处,就是元股,乃產魚之地了。"唐敖道:"'犬封'二字,小弟素日虽知,为何却有

如此美味，直达境外？莫非这些'狗头民'都善烹調么？"多九公道："你看他虽是狗头狗腦，誰知他于'吃喝'二字却甚講究。每日想着方兒，变着样兒，只在飲食用功。除吃喝之外，一無所能，因此海外把他又叫'酒囊、飯袋'。"唐敖道："我們何不上去看看？"多九公吐舌道："聞得他們都是有眼無珠，不識好人。設或上去被他狂吠乱咬起來，那还了得！"唐敖道："小弟聞犬封之旁，有个鬼國，其人可有形像？"多九公道："易經上有'伐鬼方'之說。若無形像，豈能空伐。"林之洋道："他旣有形，为甚把他叫鬼？"多九公道："只因他終夜不眠，以夜作晝，陰陽顚倒，行为似鬼，故有'鬼國'之称。"

元股國救人魚

这日路过元股國。那些國人，头戴斗笠，身披坎肩，下穿一条魚皮褲，并無鞋袜。上身皮色与常人一样，惟腿脚以下黑如鍋底。都在海边取魚。唐敖道："原來元股却这样荒凉！"正与多九公商量可以不去，因众水手都要買魚，將船泊岸。林之洋道："这里魚蝦又多又賤，他們買魚，俺們为甚不去望望？"唐敖道："如此甚好。"

三人于是上去，沿着海边，看國人取魚。离船不远，忽听許多嬰兒啼哭。順着声音望去，原來有个漁人網起許多怪魚。只見那魚鳴如兒啼，腹下四只長足，上身宛似妇人，下身仍是魚形。多九公道："此是海外'人魚'。唐兄來到海外，大約初次才見，何不買兩个帶回船去？"唐敖道："小弟因此魚鳴声甚慘，不覚可憐，何忍帶上船去！莫若把他買了放生，倒是好事。"因向漁人尽数買了，放入海內。这些人魚擴在水中，登时又都浮

起，朝着岸上，將头点了几点，倒像叩謝一般，于是攸然而逝。三人上船，付了魚錢，众水手也都買魚登舟。

行了几日。这日唐敖正同婉如談論詩賦，忽听船头放了一槍，只当遇見賊盜，唬的驚疑不止，連忙携了林之洋出艙。——原來那些人魚，自从放入海內，無論船只或走或住，他总緊緊相随。众水手看見，因用鳥槍打伤一个。唐敖道："前因此魚身形类人，鳴声甚慘，所以買來放生。今反伤他，前日那件好事，豈非白做么？"林之洋道："他跟船后碍你甚事，这样恨他？"唐敖道："或者此魚稍通灵性，因念救命之恩，心中感激，恋恋不舍，也未可知。你們何苦伤他性命！"众水手正要放第二槍，因聞唐敖之言，甚覚近理，这才住手。

無膂國和深目國

二人來至船后，与多九公閑談。唐敖道："前在东口，舅兄曾言过了君子、大人二國，就是黑齒，为何此时还不見到？"多九公道："林兄只記得黑齒离君子國甚近，誰知那是旱路，并非水路。前面过了無膂，再过深目，才是黑齒交界哩。"

唐敖道："这个無膂，大約就是無繼國。小弟聞彼國之人，从不生育，并無子嗣。可有其事？"多九公道："老夫也聞此話。又因他們并無男女之分，甚覚不解。当日到彼，也曾上去看过，果然無男無女，光景都差不多。"唐敖道："既無男女，何能生育？既不生育，这些國人一經死后，豈不人漸少了？自古至今，其人仍旧不絕，这是何故？"多九公道："彼國虽不

生育，那知死后其尸不朽，过了一百二十年，仍旧活轉。古人所謂‘百年还化为人’，就是指此而言。所以彼國之人，活了又死，死了又活，从不見少。”唐敖道：“小弟向聞無脊國歷來以土为食，不知何故？”多九公道：“彼处不產五谷，虽有果木，亦都不食，惟喜以土代粮。大約性之所近，向來吃慣，也不为怪。”林之洋道：“幸虧無腸國那些富家不知土可当飯，他若曉得，只怕連地皮都要刮尽哩。”

無脊过去，到了深目國。其人面上無目，高高举着一手，手上生出一只大眼：如朝上看，手掌朝天；如朝下看，手掌朝地；任憑左右前后，極其灵便。林之洋道：“幸虧眼生手上，若嘴生手上，吃东西时，随你会搶也搶他不过。不知深目國眼睛可有近視？若將眼鏡戴在手上，倒也好看。請問九公：他們把眼生在手上，是甚緣故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据老夫看來：大約他因人心不測，正面看人，竟难捉摸，所以把眼生手上，取其四路八方都可察看，易于防范，就如‘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’，無非小心謹愼之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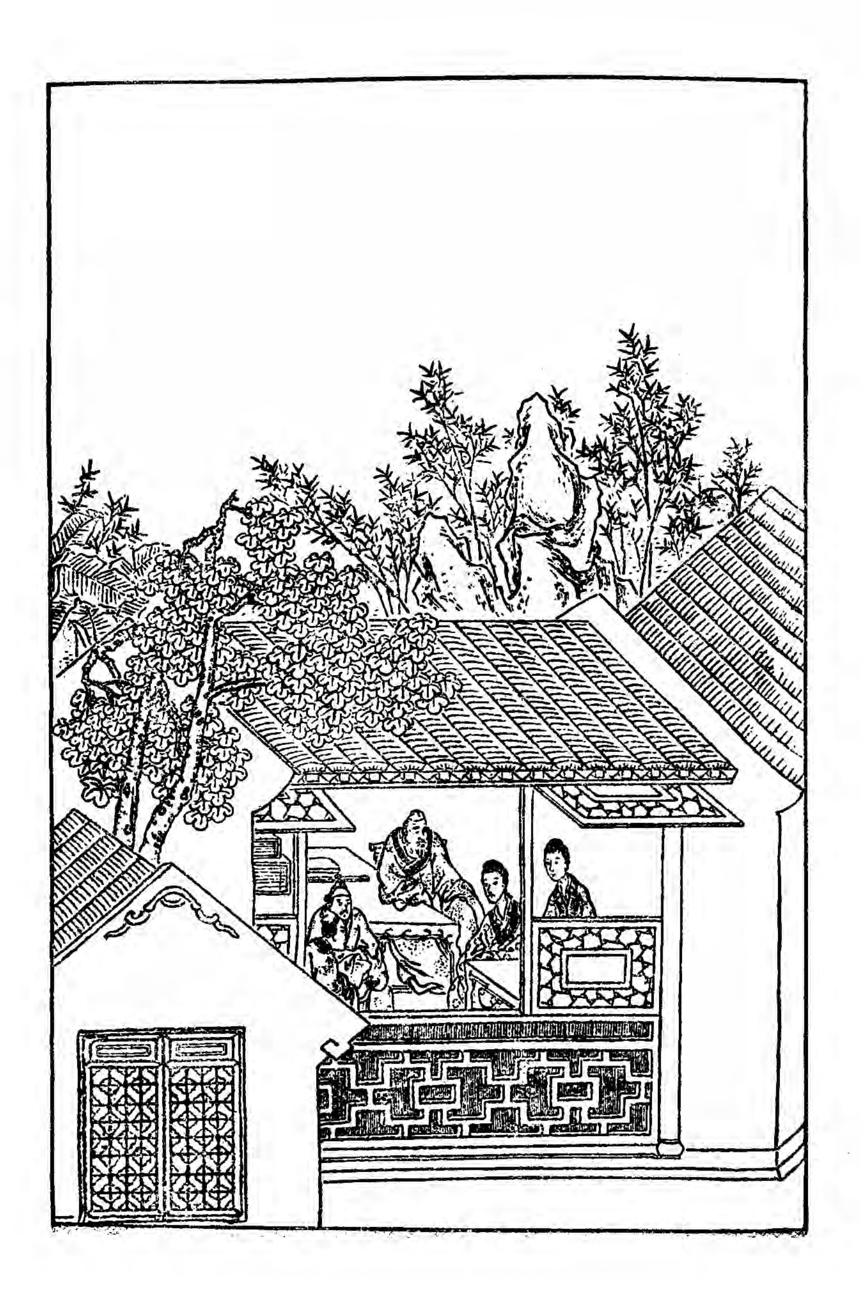
黑 齒 國

这日到了黑齒國。其人不但通身如墨，連牙齒也是黑的，再映着一点朱唇，兩道紅眉，一身紅衣，更覺其黑無比。唐敖因他黑的过甚，面貌想必丑陋，奈相离过远，看不明白，因約多九公要去走走。林之洋見他們要去游玩，自己携了許多脂粉，先賣貨去了。唐、多二人随后也就登岸。唐敖道：“他們形狀如此，不知其國風俗是何光景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地水路离君子國虽远，旱路却是緊鄰，大約其國風俗还不过于草野。老夫屡过此

地，因他生的面貌可憎，因此从未上來。今蒙唐兄携帶，却是初次瞻仰。”

不知不覺進了城。作買作賣，倒也热鬧。語言也还易懂。市中也有妇女行走，他們來來往往，都是目不邪視，俯首而行。唐敖道：“不意此地竟能如此，可見君子國風气感化也不为不远了。”

談論間，迎面到了十字路口，旁有一条小巷。二人信步進了小巷。走了几步，只見有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，寫着“女学塾”三个大字。唐敖因立住道：“九公，你看：此地旣有女学塾，自然男子也会讀書了。不知他們女子所讀何書？”只見門內走出一个龍鍾老者，把唐、多二人看了一看，見衣服面貌不同，知是异鄉來的，因拱手道：“二位貴客，想由鄰邦至此。若不嫌草野，何不請進献茶？”唐敖正要問問風俗，听了此話，忙拱手道：“初次見面，就來打攪。”于是拉了多九公，一同進去。三人重复行礼。里面有兩个女学生，都有十四五歲；一个穿着紅衫，一个穿着紫衫；面貌虽黑，但弯弯兩道朱眉，盈盈一双秀目，櫻桃小口，再襯上烏油油的头髮，倒也不俗。都上來拜了一拜，仍就归位。唐、多二人还礼。老者讓坐，女学生献茶。彼此請問姓氏。他聞唐、多二人都是中國人，不覺躬身道：“素聞中國乃聖人之邦，人品学問，莫不出类超群。鄙人久怀欽仰，今得幸遇，足慰生平景慕。只是招待不周尙求海涵。”唐敖連道：“豈敢！……”因大声問道：“小弟向聞貴处乃文盛之邦，老丈想已高發多年，如今退归林下了？”老者道：“敝处向遵中國之例，也以詩賦取士。小子幼而失学，兼之質性魯鈍，虽屡次观光，奈学問淺薄，至今年已八旬，仍是一領靑衫。年老衰殘，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無以糊口，惟有課讀几个女学生，以教書为業。至敝鄉考試，向有旧例，每到十余年，國母即有观風盛典：凡有能文处女，俱准赴試，以文之优劣，定以等第，或賜才女匾額，或賜冠



帶荣身，或封其父母，或荣及翁姑，乃吾鄉勝事。因此，凡生女之家，到了四五歲，無論貧富，莫不送塾讀書，以备赴試。”因指紫衣女子道：“这是小女；那穿紅衫的姓黎，是敝門生。現在國母已定明春观風。所以此时都在此赶緊用功。不瞞二位大賢說，这叫作‘臨时抱佛脚’，也是我們讀書人通病，何况他們孤陋寡聞的幼女哩。”

三人正在說話，只听外面喊道：“請問女学生可買脂粉么？”一面說着，手中提着包袱進來。唐敖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林之洋。多九公趁势立起道：“林兄为何此时才來？惟恐船上众人候久，我們回去罢。”即同唐敖拜辞老者。老者挽留不住，送出門外。

三人出了小巷，來至大街。唐敖問林之洋買賣可好。林之洋道：“这地方从未做过交易，不知那样得利。后來俺因他們臉上比炭还黑，俺就帶了脂粉上來。那知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覚丑陋，都不肯買，倒是要買書的甚多。俺因女人不買脂粉，倒要買書，不知甚意。細細打听，才知这里向來分别貴賤，就在几本書上。”唐敖道：“这是何故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他們風俗，無論貧富，都以才学高的为貴，不讀書的为賤。就是女人，也是这样，到了年紀略大，有了才名，才有人求親；若無才学，就是生在大戶人家，也無人同他配婚。因此，他們國中，不論男女，自幼都要讀書。俺听这話，原知貨物不能出脫，正要回船，因从女学館經过，又想進去碰碰財气，那知凑巧遇見你們二位。”多九公道：“他們既然这样喜欢買書，为什么我們在女学塾里，竟沒有看到桌上有多余的書。”

說話間，又到人烟稠集处。唐敖道：“剛才小弟因这國人过黑，未將他的面目十分留神，此时一路看來，只覚个个美貌無比。而且無論男妇，都是滿臉書卷秀气，那种讀書人的風度，倒像都从这个黑气中透出來

的。回想那些脂粉之流，反覚其丑。”唐敖道：“請問九公：……”說了一句，再回头一看，不覺詫异道：“怎么九公不見？又到何处去了？”二人候了多时，只見多九公从城內走來道：“唐兄，你道他們案上并無多書，却是为何？其中有个緣故。”唐敖笑道：“原來九公为这小事又去打听。如此高年，还是这等兴致，可見遇事留心，自然無所不知。我們慢慢走着，請九公把这緣故談談。”多九公举步道：“老夫才去問問風俗，原來此地讀書人虽多，書籍甚少。歷年中國虽有人販賣，無如剛到君子、大人境內，就被二國買去。此地之書，大約都从彼二國以重价買的。至于古書，往往出了重价，亦不可得，惟訪親友家，如有此書，方能借來抄寫。要求一書，眞是种种費事。并且無論男妇，都是絕頂聰明，日讀万言的不計其数，因此，那書更不够他讀了。本地向無盜賊，从不偸窃，就是遺金在地，也無拾取之人。他們見了無义之財，叫作‘臨財毋苟得’。就只有个毛病：若見了書籍，登时就把‘毋苟得’三字撇在九霄云外，不是借去不还，就是設法偸騙，那作賊的心腸也由不得自己了。那藏書之家，都將書籍深藏內室，非至親好友，不能借观。难怪他們桌子上沒有多少書了。”

小 人 國

走了几日，到了小人國。唐敖道：“請教九公：小弟聞得小人國的人身長八九寸，不知國內情形怎样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地風俗不厚道，人最寡情，所說之話，处处与人相反。即如此物，明是甜的，他偏說苦的；明是咸的，他偏說淡的：教你無从捉摸。此是小人國歷來風气如此，也不足怪。”二人于是登岸，到了城郭。城門甚矮，弯腰而進。里面街市極窄，竟难并



行。走到城内，才見國人，都是身長不滿一尺；那些兒童，只得四寸之長。行路时，恐为大鳥所害，無論老少，都是三五成群，手执器械防身；滿口說的都是相反的話，詭詐异常。唐敖道："世間竟有如此小人，倒也少見。"游了片时，遇見林之洋賣貨回來，一同回船。

長 人 國

这日到了一个大邦，远远望見一座城池，就如峻嶺一般，好不巍峨。原來却是長人國。林之洋自去賣貨。唐敖同多九公上去，見了几个長人，嚇的飛忙走回道："九公！嚇殺小弟了！当日我見古人書中，言長人身長一二十丈，以为必無之事，那知今日見的，竟有七八丈高，半空中晃晃蕩蕩，他的脚面比我們肚腹还高，令人望着好不害怕！幸虧早早逃走；他若看見，將我們用手提起，放在面前望望，我們身子已在数丈之外了！"

多九公道："今日所見長人并不算長。若以極長的比較，他也只好算个脚面。老夫向在外洋同几位老翁閑談，各說生平所見長人。內中有位老翁道：'当日我在海外，曾見一个長人，身長千余里，腰寬百余里；好飲露水，每日一飲五百斗。当时看了，甚覺詫异。后來因見古書，才知名叫"無路"。'又一老翁道：'老朽向在丁零之北，見一長人，臥在地下，其高如山，頓脚成谷，橫身塞川，其長万余里。'又一老翁道：'我曾見一極長之人，若將無路比較，那無路只好算他脚面。莫講別的，單講他身上这件長衫，当日做时，不但天下的布都被他買絕，連天下的裁縫也都雇完，做了数年才能做成。那时布的行情也長了，裁縫工价也貴了，人人發財。所以布店同裁縫鋪至今还在那里禱告，但願長人再做一件長衫，他們又好

抬高价錢了。彼时有一个裁縫，在那長衫底襟上偸了一塊布，后來就將这布开了一个大布店，因此弃了本行，另做布行交易。你道这个長人身長若干？原來这人連头帶脚，不長不短，恰恰十九万三千五百里！’众老翁都問道：‘为何算的这样詳細？’老翁道：‘古人言由天至地有如此之高，此人恰恰头頂天、脚踹地，所以才知就是这个里数。他不独身子長的恁高，并且那張大嘴还要說大話，倒是身口相应。’众老翁道：‘聞得天上剛風最硬，每每飛鳥过高，都被吹的化为天絲。这位長人头旣頂天，他的臉上豈不吹坏么？’老翁道：‘这人極其臉厚，所以不怕風吹。’众老翁道：‘怎曉他的臉厚？’老翁道：‘他臉如果不厚，为何滿嘴只管說大話，总不怕人耻笑呢？’旁边有位老翁道：‘老兄以为这人头頂天、脚踹地就算極長了，那知老漢見过一个長人，較之剛才所說还長五百里。’众老翁道：‘这人比天还大，不知怎能抬起头來？’老翁道：‘他只顧大了，那知上面有天，因此只好低头混了一世。’又一老翁道：‘你們所說这些長人，何足为奇！当年我見一人，睡在地下就有十九万三千五百里之高，脊背在地，肚腹頂天，这才大哩！’众老翁道：‘此人肚腹業已頂天，畢竟怎样立起？倒要請教。’老翁道：‘他睡在那里，兩眼望着天，眞是目空一切，旁若無人。如此之大，莫講不能立起，并且翻身还不能哩！’”

說着閑話，回到船上。林之洋早已回來，笑着对他們道：“俺看天下事只要凑巧：素日俺同妹夫飮酒存的空罈，还有向年旧罈，俺因弃了可惜，随他撂在艙中，那知今日倒將这个出脫；前在小人國，也是無意賣了許多蚕繭。这兩样都是并不值錢的，不想他們視如至宝，倒会獲利；还有你那花盆，我也替你賣掉不少，价錢也不坏。俺帶的正經貨物，倒不得价。人說買賣生意，全要机会，若不凑巧，随你会賣也不中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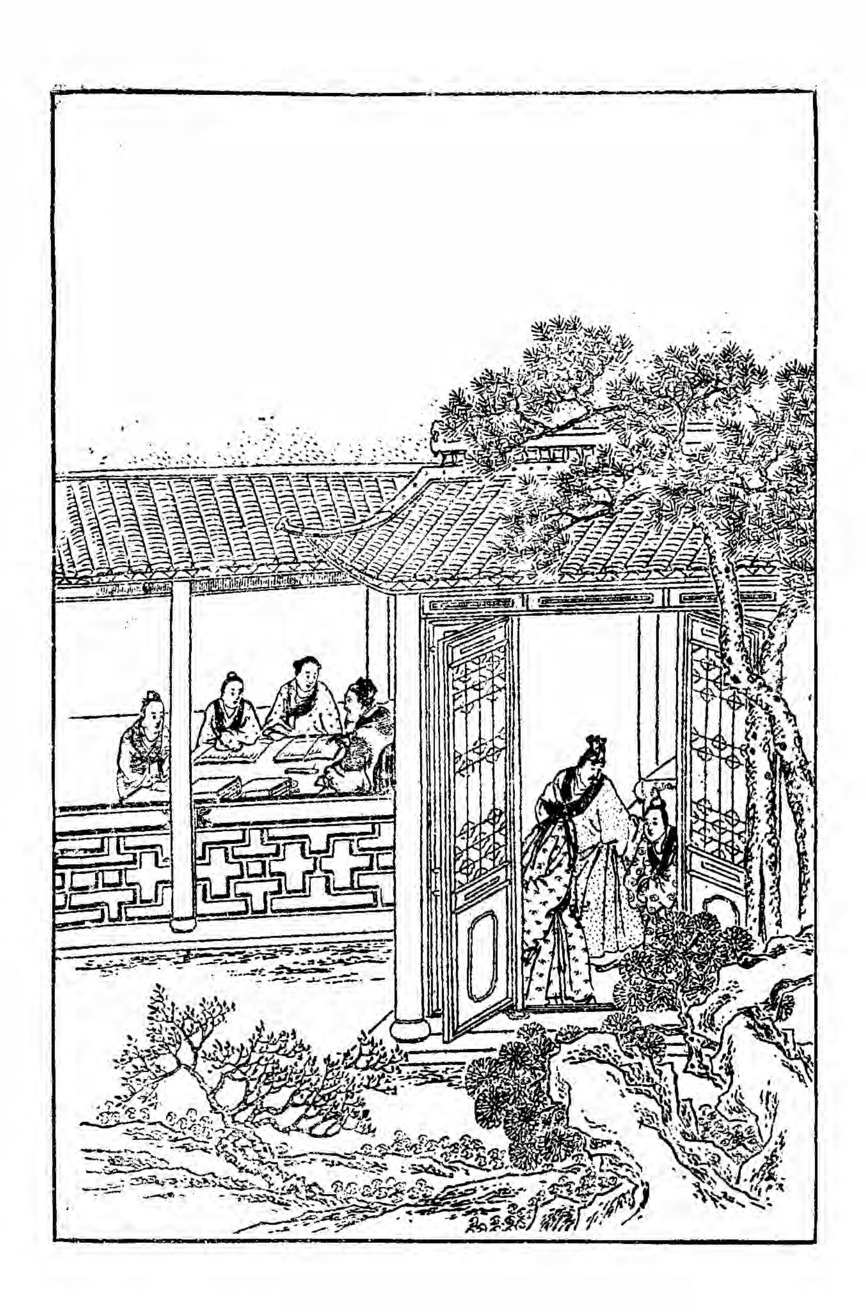
白民國

次日，到了白民國。林之洋發了許多綢緞海菜去賣。唐敖來邀九公上去游玩。多九公道："此处人烟甚廣，地方富厚，語言也与我們相同。無如老夫与他無緣，每到此地，不是有事，就是抱病。今日叨光同去走走，却也难得。"一齐登岸，走了数里，只見各处俱是白壤；远远有几座小嶺，都是一色礬石；田中种着蕎麥，遍地开着白花；虽有几个農人在那里耕田，因离的过远，面貌看不明白，惟見一色白衣。不多时，進了玉城，步过銀桥，四处房舍店面接連不断，俱是粉壁高牆；人來人往，作買作賣，热鬧非凡。那些國人，無老無少，个个面白如玉，唇似塗朱，再映着兩道弯眉，一双俊目，莫不美貌异常。而且俱是白衣白帽，一概綾罗，打扮極其素凈；腕上都戴着金鐲，手中拿着香珠；身上挂着玳瑁小刀、戳紗荷包、打子兒的扇套、双飛燕的汗巾，还有許多翡翠瑪瑙玩器。所穿衣服，大約都用异香熏过，远远就覺芳馨扑鼻。唐敖此时如入山陰道上，目不暇給。一面看着，一面贊不絕口道："如此美貌，再配这些穿戴，海外各國人物，大約以此为最了。"再看兩边店面，接接連連，都是酒肆、飯館、香店、銀局。綢緞綾罗，堆積如山；衣冠鞋袜，擺列無数。其余牛羊猪犬，鷄鴨魚蝦，諸般海菜，各种点心，不一而足。眞是：吃的，喝的，穿的，戴的，無一不精，無一不备。

只見林之洋同一水手从綢緞店出來。多九公迎着問道："林兄貨物可曾得利？"林之洋滿面欢容道："俺今日托二位福气，賣了許多貨物，利息也好。少刻回去，多買酒肉奉請。如今还有几样腰巾、荷包零星貨物，

要到前面巷內找个大戶人家賣去。俺們何不一同走走?”唐敖道:“如此甚好。”林之洋随命水手把所賣銀錢先送上船,順便買些酒肉帶去;自己提了包袱,同唐、多二人進了前面巷子。林之洋道:“好了,前面那个高大門楼,想是大戶人家。”走到門前,適値里面走出一个絕美后生。林之洋說知來意。那后生道:“旣有宝貨,何不請進,我家先生正要買哩。”三人剛要举步,只見門旁貼着一張白紙,上寫“学塾”兩个大字。

三人進內,來至廳堂。里面坐着一位先生,戴着玳瑁边的眼鏡,約有四旬光景。还有四五个学生,都在二旬上下,一个个品貌絕美,衣帽鮮明。那先生也是一个美丈夫。里面詩書滿架,筆墨如林。廳堂当中懸一玉匾,上寫“学海文林”四个泥金大字。走進廳堂,也不敢冒昧行禮,只好侍立一旁。先生坐在上面,手里拿着香珠,把三人看了一看,望着唐敖招手道:“來,來,來!那个書生走進來!我且問你:你是何方人氏?”唐敖躬身道:“晚生生長中國,今因販貨到此。”先生笑道:“你头戴儒巾,生長中國,为何还推不是書生?莫非怕我考你么?”唐敖听了,这才曉得他因儒巾看出,只得說道:“晚生幼年虽習儒業,因貿易多年,所有讀的几句書久已忘了。”先生道:“話虽如此,大約詩賦必会作的?”唐敖听說做詩,更覚發慌道:“晚生自幼从未做詩,連詩也未讀过。”先生道:“难为你生在中國,連詩也不会作?——断無此事。你何必瞞我?快些实說!”唐敖發急道:“晚生实实不知,怎敢欺瞞!”先生道:“你这儒巾明明是个讀書幌子,如何不会作詩?你旣不懂文墨,为何假充我們儒家样子,难道你要借此撞騙么?”又对林之洋道:“你同那个老兒可会作詩?”多九公躬身道:“我們二人向來貿易,从未讀書,何能作詩。”先生道:“原來你們三个都是俗人。你們旣不曉得文理,又不会作詩,無甚可談,立在这里,只覚俗不可



耐。莫若請出，且到廳外，等我把学生功課完了，再來看貨。况且我們談文，你們也不懂。”三人只得諾諾連声，慢慢退出，立在廳外。唐敖心里还是扑扑乱跳，惟恐先生仍要談文，意欲携了多九公先走一步。

忽听先生在內教学生念書。細細听时，只得兩句，共八个字：上句三字，下句五字。学生跟着讀道：“切吾切，以反人之切。”唐敖听了，一点不懂，輕輕說道：“九公：今日千好万好，幸未同他談文！剛才細听他們所讀之書，不但从未見过，并且語句都是古奥。內中若無深义，为何偌大后生，每人只讀数句？”

忽見有个学生出來招手道：“先生要看貨哩。”林之洋連忙答应，提着包袱進去。二人等候多时。原來先生業已把貨買了，在那里議論銀子的分量、成色。唐敖趁空暗暗踱進書館，把众人之書，細看一遍；又把文稿翻了兩篇，連忙退出。恰好林之洋把貨賣完，也退出來，三人一齐出門，走出巷子。

多九公道：“他們所讀之書，唐兄都看見了，为何面上脹的这样通紅？”唐敖道：“今日这个虧吃的不小！我只当他学問淵博，所以一切恭敬，凡有問对，自称晚生。——那知却是这样不通！眞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！”多九公道：“他們讀的‘切吾切，以反人之切’，却是何書？”唐敖道：“小弟才去偸看，誰知他把‘幼’字‘及’字讀錯，是孟子‘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’。你道奇也不奇？”

忽見有个异獸，宛似牛形，头上戴着帽子，身上穿着衣服，有一小童牽着，走了过去。唐敖道：“請教九公：小弟聞当日神農时白民曾進藥獸，不知此獸可是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正藥獸，最能治病。人若有疾，对獸細告病源，此獸即至野外銜一草归，病人搗汁飲之，或煎湯服之，莫不見效。

設或病重，一服不能除根；次日再告病源，此獸又至野外，或仍銜前草，或添一二样，照前煎服，往往治好。并聞此獸比当日更廣，漸漸滋生，别处也有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原來他会行医，怪不得穿着衣帽。請問九公：这獸不知可曉脉理？可讀医書？”多九公道：“他不会切脉，也未讀过医書，大約略略曉得几样藥味。”林之洋指着藥獸道：“俺把你这厚臉的畜牲！医書也未讀过，又不曉得脉理，竟敢出來看病！豈非以人命当耍么！”多九公道：“你罵他，設或被他听見，准备給你藥吃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俺又不病，为甚吃藥？”多九公道：“你虽無病，吃了他的藥，自然要生出病來。”說笑間，回到船上，大家痛飲一番。

淑 士 國

走了几时，这日風帆順利，舟行甚速。唐敖同林之洋立在柁楼，看多九公指撥众人推柁。忽見前面似烟非烟，似霧非霧，有万道青气，直冲霄漢，烟霧中隱隱現出一座城池。林之洋道：“这城倒也不小，不知是甚地名？”多九公看看罗盤道：“据老夫看來：前面已到淑士國了。”唐敖道：“小弟只覚这青气中含着一股异味，九公可知其詳么？”多九公道：“老夫虽路过此地，因未近观，不知是何气味。”說話間，相离甚近，惟見梅樹叢雜，都有十数丈高。那座城池隱隱躍躍，被億万梅樹圍在居中。

不多时，船已收口。林之洋素知此地不通商販，并無交易，因恐唐敖在船煩悶，所以照会众水手在此攏岸，將船停泊，三人約会同去。多九公道：“林兄何不帶些貨物？設或碰着交易，也未可知。”林之洋道：“淑士國从來買賣甚少，俺帶甚物去呢？”多九公道：“若据‘淑士’兩字而論，此地

似乎該有讀書人。要帶貨物，惟有筆墨之类最好，并且携帶也便。”林之洋点头，随即携了一个包袱。三人一齐上岸，穿入梅林，只覚一股酸气，直鑽头腦，三人只得掩鼻而行。过了梅林，到处皆是菜園，那些農人，都是儒者打扮。

三人進了城，來到大街，看那國人都是头戴儒巾，身穿青衫，也有穿着藍衫的；那些做買賣的，也是儒家打扮，斯斯文文，并無商旅習气。所賣之物，除家常日用外，大約賣青梅、虀菜的居多，其余不过紙墨筆硯，眼鏡牙杖，書坊酒肆而已。唐敖道：“此地庶民，無論貧富，都是儒者打扮，却也异样。好在此地語言易懂，我們何不去問問風俗？”走过鬧市，只听那些居民人家，接二連三，莫不書声朗朗。門首都竪着金字匾額：也有寫着“賢良方正”的，也有“聰明正直”的，也有“好善不倦”的；上面都有姓名、年月。只見旁边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，上寫“經書文館”四字。

林之洋指着包袱道：“俺要進去發个利市，二位可肯一同走走？”唐敖道：“舅兄饒了我罢！我还留着几个‘晚生’慢慢用哩！前在白民國賤賣几个，至今还覚委屈。今到此地，看这光景，固非賤賣，但非其人，也覚委屈。”

林之洋道：“你們就在左近走走，俺去去就來。”說罢，向学館去了。二人仍旧閑步，只見有兩家門首竪着兩塊黑字匾額：一寫“改过自新”，一寫“回心向善”，上面也有姓名、年月。唐敖道：“九公：你道此匾何如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据这字面，此人必是做甚不法之事，所以替他竪这招牌。仔細看來，金字匾額不計其数，至于丑匾却只此兩塊。可見此地向善的多，違法的少。”

二人信步又到鬧市，观玩許久。只見林之洋提着空包袱，笑嘻嘻赶來。唐敖道："原來舅兄把貨物都賣了。"林之洋道："俺虽賣了，就只賠了許多本錢。"多九公道："这却为何？"林之洋道："俺進了書館，里面是些生童，看了貨物，都要爭買。誰知这些窮酸，一錢如命，总要貪圖便宜，不肯十分出价。及至俺不賣要走，他又恋恋不舍，不放俺出來。扳談多时，許多貨物共总凑起來，不过增价一文。俺因那些窮酸又不添价，又不放走，他那恋恋不舍神情，令人看着可憐；俺本心慈面軟，又想起君子國交易光景，俺要学他样子，只好吃些虧賣了。"多九公道："林兄賣貨既不得利，为何满面笑容？这笑必定有因。"林之洋道："俺生平从不談文，今日才談一句，就被众人称贊，一路想來，着实快活，不覺好笑。剛才那些生童同俺講价，因俺不戴儒巾，問俺向來可曾讀書。俺想妹夫常說，凡事总要謙恭；但俺腹中本無一物，若再謙恭，他們更看不起了。因此俺就說道：'俺是中國人。幼年时節，經史子集，諸子百家，那样不曾讀过！——就是唐詩，也不知讀过多少！'俺只顧說大話；他們因俺讀过詩，就要教俺做詩，考俺的学問。俺听这話，倒嚇一身冷汗。俺想俺林之洋又不是秀才，生平又未做甚歹事，为甚要受考的魔难？俺思忖多时，只得推辞俺要趲路，不能耽擱。偏偏这些刻薄鬼执意不肯，务要听听口气，才肯放走。俺被他們逼勒不过，忽然想起素日听得人說，搜索枯腸，就可做詩，俺因極力搜索。奈腹中只有盛飯的枯腸，并無盛詩的枯腸，所以搜他不出。后來俺見有兩个小学生在那里对对子：先生出的是'云中雁'，一个对'水上鷗'，一个对'水底魚'。俺趁勢說道：'今日偏偏"詩思"不在家，不知甚时才來；好在"詩思"虽不在家，"对思"却在家。你們要听口气，俺对这个"云中雁"罢。'他們都道：'如此甚好。不知对个甚么？'俺道：'鳥槍打。'

他們听了，都發痿不懂，求俺下个注解。俺道：‘难为你們还是生童，連这意思也不懂？你們只知“云中雁”拿那“水上鷗”、“水底魚”來对，請教：这些字面与那“云中雁”有甚瓜葛？俺对的这个“鳥槍打”，却从云中雁生出的。’他們又問：‘这三字为何从“云中雁”生發的？倒要請教。’俺道：‘一抬头看見云中雁，随即就用鳥槍打，如何不从云中雁生出的？’他們听了，这才明白，都道：‘果然用意甚奇。’”

唐敖笑道：“舅兄这个‘鳥槍打’幸而遇見这些生童；若教别人听見，只怕嘴要打腫哩！”林之洋道：“俺嘴虽未腫，談了許多文，嘴里着实發渴。剛才俺同生童討茶吃，他們那里虽然有茶，并無茶叶，內中只有樹叶兩片。倒了多时，只得淺淺半杯，俺喝了一口，至今还覺發渴。这却怎好？”多九公道：“老夫口里也覚發干，恰喜面前有个酒楼，我們何不前去沽飲三杯，就便問問風俗？”林之洋一聞此言，口中不覚垂涎道：“九公眞是好人，說出話來莫不对人心路！”

三人進了酒楼，就在楼下檢个桌兒坐了。旁边走过一个酒保，也是儒巾素服，面上戴着眼鏡，手中拿着折扇，斯斯文文，走來向着三人打躬陪笑道：“三位先生光顧者，莫非飲酒乎？抑用菜乎？敢請明以教我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你是酒保，你臉上戴着眼鏡，已覚不配；你还滿嘴通文，这是甚意？剛才俺同那些生童講話，倒不見他有甚通文，誰知酒保倒通起文來，眞是‘整瓶不搖半瓶搖’！你可曉得俺最喉急，耐不慣同你通文，有酒有菜，只管快快拿來！”酒保陪笑道：“請教先生：酒要一壺乎，兩壺乎？菜要一碟乎，兩碟乎？”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：“甚么‘乎’不‘乎’的！你只管取來就是了！你再‘之乎者也’的，俺先給你一拳！”嚇的酒保連忙說道：“小子不敢！小子改过！”随即走去取了一壺酒，兩碟下酒之物——

一碟青梅，一碟虀菜，——三个酒杯，每人面前恭恭敬敬斟了一杯，退了下去。

林之洋素日以酒为命，見了酒，心花都开，望着二人說声："請了！"举起杯來，一飲而尽。那酒方才下咽，不覺緊皺双眉，口水直流，捧着下巴喊道："酒保！錯了！把醋拿來了！"只見旁边座兒有个駝背老者，身穿儒服，面戴眼鏡，手中拿着剔牙杖，坐在那里，斯斯文文，自斟自飲。一面搖着身子，一面口中吟哦，所吟無非"之乎者也"之类。正吟的高兴，忽听林之洋說酒保錯拿醋來，慌忙住了吟哦道："先生听者：今以酒醋論之，酒价賤之，醋价貴之。因何賤之？为甚貴之？其所分之，在其味之。酒味淡之，故尔賤之；醋味厚之，所以貴之。人皆買之，誰不知之……"唐、多二人听了，惟有發笑。林之洋道："你这几个'之'字，尽是一派酸文，句句犯俺名字，把俺名字也弄酸了。随你講去，俺也不懂。但俺口中这股酸气，如何是好！"桌上望了一望，只有兩碟青梅、虀菜。看罢，口內更覺發酸。因大声叫道："酒保！快把下酒小菜多拿兩样來！"酒保答应，又取四个碟子放在桌上，一碟鹽豆，一碟青豆，一碟豆芽，一碟豆瓣。林之洋道："这几样俺吃不慣，再添几样來。"酒保答应，又添四样：一碟豆腐干，一碟豆腐皮，一碟醬豆腐，一碟糟豆腐。林之洋道："俺們并不吃素，为甚只管拿这素菜？还有甚么，快去取來！"酒保陪笑道："此数肴也，以先生視之，固不堪入目矣；然以敝地論之，虽王公之尊，其所享者亦不过如斯数样耳。先生鄙之，無乃过乎？止此而已，豈有他哉！"多九公道："下酒菜業已够了，可有甚么好酒？"酒保道："是酒也，非一类也，而有三等之分焉：上等者，其味醲；次等者，其味淡；下等者，又其淡也。先生問之，得無喜其淡者乎？"唐敖道："我們量窄，吃不慣醲的，你把淡的换一壺來。"酒保登时

把酒换了。三人尝了一尝，虽覺微酸，还可吃得。林之洋道："怪不得有人評論酒味，都說酸为上，苦次之。原來这話出在淑士國的。"只見外面走進一个老者，儒巾淡服，举止大雅，檢个座兒坐下道："酒保：取半壶淡酒，一碟鹽豆來。"唐敖見他相貌不俗，向前拱手道："老丈請了。請教上姓？"老者还禮道："小弟姓儒。还未請教尊姓？"当时多、林二人也过來，彼此見禮，各通名姓，把來意說了。老者道："原來三位都是中國老先生，失敬，失敬！"唐敖道："老丈旣來飲酒，与其独酌，何不屈尊过去，奉敬一杯，一同談談呢？"随命酒保把酒菜取了过來。唐敖道："請教老丈：貴处为何無論士農工商都是儒者打扮，并且官長也是如此？难道貴賤不分么？"老者道："敝处向例，自王公以至庶民，衣冠服制，虽皆一样，但有布帛顏色之不同：其色以黃为尊，紅紫次之，藍又次之，青色为卑。至于農工商賈，亦穿儒服，因本國向有定例，凡庶民素未考試的，謂之'游民'，人皆耻笑。因此本处人自幼莫不讀書。虽不能身穿藍衫，只要博得一領青衫，不在游民之內；从此讀書上進固妙，如或不能，或農或工，亦可各安事業了。"唐敖道："据老丈之言，貴处庶民，莫不从考試出來。但举國之大，何能个个能文呢？"老者道："考試之例，各有不同：或以通經，或以明史，或以詞賦，或以詩文，或以策論，或以書启，或以乐律，或以音韵，或以刑法，或以歷算，或以書画，或以医卜。只要精通其一，皆可取得一頂头巾、一領青衫。至于藍衫，亦非能文不可得。"多九公道："請教老丈：貴处各家門首所立金字匾額，想是其人賢声素著，國主賜匾表彰，使人效法之意。內有一二黑匾，如'改过自新'之类，是何寓意？"老者道："这是其人虽在名教中，偶然失于檢点，作了違法之事，并無大罪，事后國主命竪此匾，以为改过自新之意。此等人如再犯法，就要加等治罪。倘痛改

前非，众善奉行，或鄉鄰代具公呈，或官長訪知其事，都可奏明，將匾除去。此后或另有善行，賢声著于鄉党，仍可啓奏，另竪金字匾額。至竪过金字匾額之人，如有違法，不但將匾除去，亦是加等治罪。这总是國主勉人向善，諄諄劝戒之意。幸而讀書者甚多，書能变化气質，遵着聖賢之教，那为非作歹的究竟少了。”

四人閑談，不知不覺，連飲数壺。老者也問問中國光景，嘖嘖贊美。又說許多閑話。老者酒已够了，意欲先走一步；唐敖見天色不早，算还酒帳，一同起身。老者立起，从身上取下一塊汗巾，鋪在桌上，把碟內所剩鹽豆之类，尽数包了，揣在怀中，道：“老先生錢已給过，这些殘肴，与其白敎酒保收去，莫若小弟順便帶回，明日倘來沽飲，就可再叨余惠了。”一面說着，又拿起一把酒壺，揭开壺盖，望了一望，里面还有兩杯酒，因遞給酒保道：“此酒寄在你处。明日飲时，倘少一杯，要罰十杯哩。”又把醬豆腐、糟豆腐，倒在一个碟內，也遞給酒保道：“你也替我好好收了。”四人一同出位，走了兩步，旁边殘桌上放着一根禿牙杖，老者取过，聞了一聞，用手揩了一揩，放入袖中。

出了酒楼，三个人告别了老翁，赶忙回到船上。

兩 面 國

走了几日，到了兩面國。唐敖要去走走。多九公道：“此國离海甚远，向來路过，老夫从未至彼，唐兄今旣高兴，倒要奉陪一走。但老夫自从东口山赶那肉芝，跌了一交，被石塊墊了脚脛，虽已痊愈，無如上了年紀，气血衰敗，每每劳碌，就覺疼痛，近來只顧奉陪暢游，連日竟覺步履不

便。此刻上去，倘道路过远，竟不能奉陪哩。”唐敖道：“我們且去走走。九公如走得动，同去固妙；倘走不动，半路回來，未为不可。”于是三个人一齐登岸。走了数里，远远望去，并無一些影响。多九公道：“再走一二十里，原可支持，惟恐回來費力，又要疼痛，老夫只好失陪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俺今日匆忙上來，未曾换衣，身穿这件布衫，又旧又破。剛才三人同行，还不理会。如今九公回去，俺同妹夫一路行走，他是儒巾綢衫，俺是旧帽破衣，倒像一窮一富。若教势利人看見，还肯睬俺么？”多九公笑道：“他不睬你，你就对他說：‘俺也有件綢衫，今日匆忙，未曾穿來。’他必另眼相看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他果另眼相看，俺更要擺架子說大話了。”多九公道：“你說甚么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俺說：‘俺不独有件綢衣，俺家中还开过当鋪，还有親戚做过大官。’这样一說，只怕他們还有酒飯款待哩。”說着，同唐敖去了。

多九公回船，腿脚甚痛，只得服藥歇息，不知不覺，睡了一覺。及至睡醒，疼痛已止，只見唐、林二人回來，因問道：“这兩面國是何風景？——为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，林兄又穿唐兄衣帽？这是何意？”唐敖道：“我們别了九公，又走十余里，才有人烟。原要看看兩面是何形狀，誰知他們个个戴着头巾，都把腦后遮住，只露一張正面，却把那面藏了，因此并未看見兩面。小弟上去問問風俗，彼此一經交談，他們那种和顏悅色、滿面謙恭光景，令人不覺可愛可親，与别处迥不相同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他同妹夫說笑，俺也随口問他兩句。他掉轉头來，把俺上下一望，陡然变了样子：臉上冷冷的，笑容也收了，謙恭也免了。停了半晌，他才答俺半句。”多九公道：“說話只有一句、兩句，怎么叫作半句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他的說話虽是一句，因他無情無緒，半吞半吐，及至到俺耳中，却只半句。俺因他們个个

把俺冷淡，后來走开，俺同妹夫商量，俺們彼此換了衣服，看他可还冷淡。登时俺就穿起綢衫，妹夫穿了布衫，又去找他閑話。那知他們忽又同俺謙恭，却把妹夫冷淡起來。”多九公嘆道：“原來所謂兩面，却是如此！”

唐敖道：“豈但如此！后來舅兄又同一人說話，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后，悄悄把他头巾揭起。不意里面藏着一張惡臉，鼠眼鷹鼻，滿面横肉。他見了小弟，把扫帚眉一皺，血盆口一張，伸出一条長舌，噴出一股毒气，霎时陰風慘慘，黑霧漫漫。小弟一見，不覺大叫一声：‘嚇殺我了！’再向对面一望，誰知舅兄却跪在地下。”多九公道：“唐兄嚇的喊叫也罢了，林兄忽然跪下，这却为何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俺同这人正在說笑，妹夫猛然揭起头巾，識破他的行藏，登时他就露出本相，把好好一張臉变成青面獠牙，伸出一条長舌，犹如一把鋼刀，忽隱忽現。俺怕他暗处殺人，心中一嚇，不因不由腿就軟了，望着他磕了几个头，这才逃回。九公！你道这事可怪？”多九公道：“諸如此类，也是世間难免之事，何足为怪！老夫痴長几歲，却經歷不少。大約二位語不擇人，失于檢点，以致如此。幸而知覚尚早，未遭其害。”

穿 胸 國

走了几日，过了穿胸國。林之洋道：“俺聞人心生在正中。今穿胸國胸都穿通，他心生在甚么地方？”多九公道：“老夫聞他們胸前当日原是好好的；后來因他們行为不正，每每遇事把眉头一皺，心就歪在一边，或偏在一边。今日也歪，明日也偏，漸漸心离本位，胸無主宰。因此前心生一大疔，名叫‘歪心疔’；后心生一大疽，名叫‘偏心疽’：日漸潰爛。久而

久之，前后相通，医藥無效。虧得有一大夫用符咒將'中山狼'〔注一〕、'波斯狗'〔注二〕的心肺取來补那患处。过了几时，病虽医好，誰知这狼的心，狗的肺，也是歪在一边、偏在一边的，任他医治，胸前竟难复旧，所以至今仍是一个大洞。"林之洋道："原來狼心狗肺都是又歪又偏的！"

厭火國人魚报德

行了几日，到了厭火國。唐敖約多、林二人登岸。走不多时，見了一群人，生得面如黑墨，形似獼猴，都向唐敖唧唧呱呱，不知說些甚么。一面說話，又都伸出手來。看其光景，倒像索討物件一般。多九公道："我們乃过路人，不过上來瞻仰貴邦風景，那有許多銀錢帶在船上。况貴邦被旱失收，將來國王自有賑济，我們何能周济許多！"那些人听了，仍是七言八語，不肯散去。多九公又道："我們本錢甚小，貨物無多，安能以貨济人。"林之洋在旁發躁道："九公！俺們千山万水出來，原圖賺錢的，并不是出來舍錢的。任他怎样，要想分文，俺是不能！"众人見不中用，也就走散。还有数人伸手站着。林之洋道："九公！俺們走罢，那有工夫同这窮鬼瞎纏！"話才說完，只听众人發一声喊，个个口内噴出烈火，霎时烟霧迷漫，一派火光，直向对面扑來。林之洋髯鬚早已燒的一干二凈。三人嚇的忙向船上奔逃。幸虧这些人行路迟緩；剛到船，众人也都赶到，一齐迎着船头，口中火光乱冒，烈焰飛騰，众水手被火燒的焦头爛額。

正在驚慌，猛見海中擴出許多妇人，都是赤身露体，浮在水面，露着

〔注一〕 比喻忘恩負义的人。故事出宋人寓言。

〔注二〕 一种凶猛的狗，產在波斯國，所以叫波斯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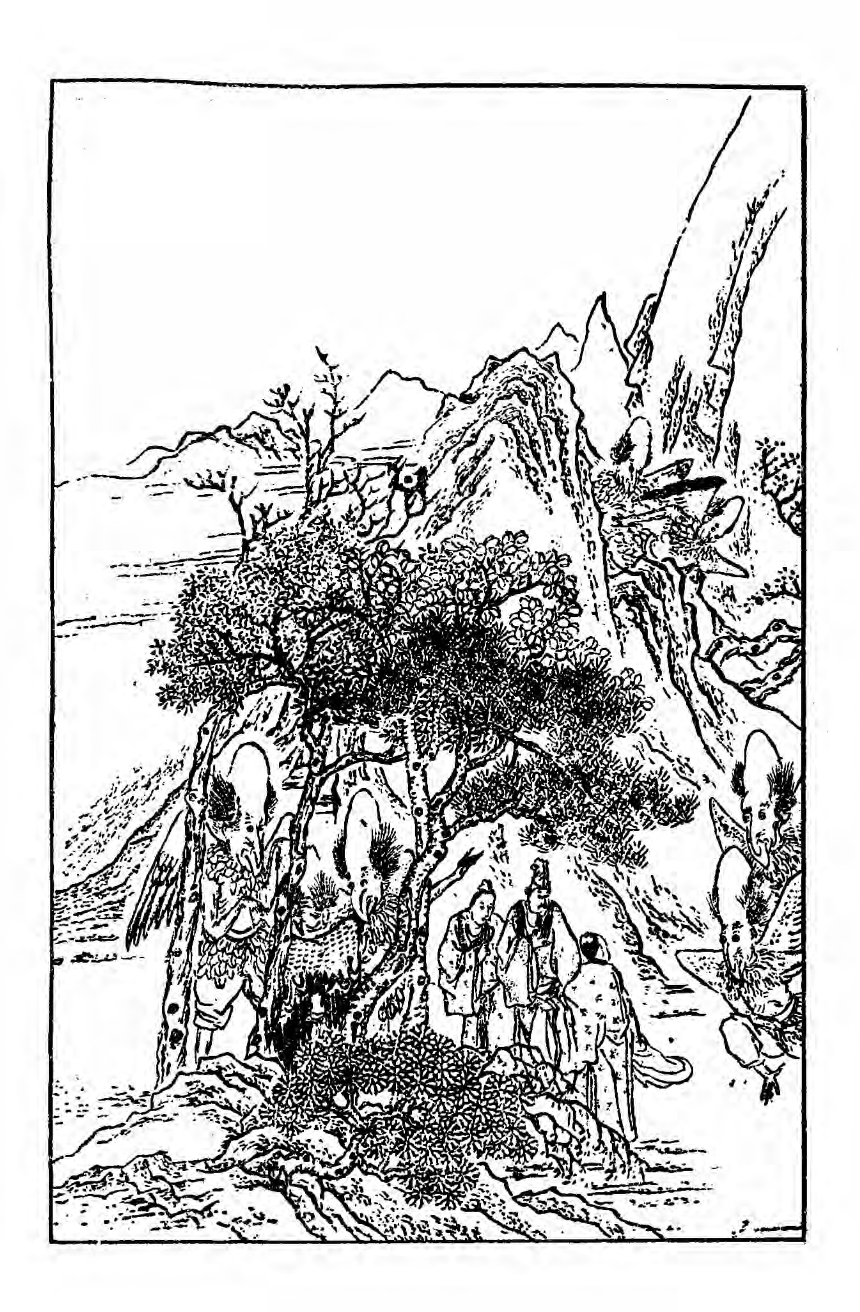
半身，个个口内噴水，就如瀑布一般，滔滔不断，一派寒光，直向众人噴去。眞是水能克火，霎时火光漸熄。林之洋趁便放了兩槍，众人这才退去。再看那噴水妇人，原來就是当日在元股國放的人魚。那群人魚見火已熄了，也就入水而散。林之洋忙命水手收拾开船。多九公道："春間只說唐兄放生積德，那知隔了数月，倒賴此魚救了一船性命。"唐敖道："可恨水手还用鳥槍打伤一个。"林之洋道："这魚当日跟在船后走了几日，后來俺們走远，他已不見，怎么今日忽又跑來？俺見世人每每受人恩惠，到了事后，就把恩情撇在腦后；誰知这魚倒不忘恩。这等看來：世上那些忘恩的，連魚鱉也不如了！只是把俺一嘴鬍鬚燒去，此时嘴边还痛，这便怎处？"多九公道："可惜老夫有个妙方，連年在外，竟未配得。"唐敖道："是何藥品？何不告訴我們，也好傳人济世。"多九公道："此物到处皆有，名叫'秋葵'，其叶宛如鷄爪，又名'鷄爪葵'。此花盛开时，用麻油半瓶，每日將鮮花用箸夾入，俟花裝滿，封口收貯，遇有湯火燒伤，搽上立时敗毒止痛。伤重者連搽数次，無不神效。凡遇此患，如急切無藥，或用麻油調大黃末塗上也好。林兄已四旬以外，今日忽把鬍鬚燒去，露出这副白臉，只得二旬光景，無怪海船朋友把他叫做'雪見羞'。"唐敖道："舅兄綽号虽叫'雪見羞'，但面上無雪；誰知厭火國人，口中却会放火！"多九公道："这怪老夫記性不好，只顧游玩，就把'生火出其口'这話忘了。林兄現在嘴痛，莫把大黃又要忘了。"随即取出遞給。林之洋用麻油敷在面上，过了兩天，果然痊愈。

从寿麻國到長臂國

这日大家正在柁楼眺望，只覚燥热异常，頃刻如三伏一般，人人出汗，个个喘息不止。唐敖道："此时業已交秋，为何忽然燥热？"多九公道："此处近于寿麻疆界，所以覚热。古人云：'寿麻之國，正立無影，疾呼無响，爰有大暑，不可以往。'虧得另有岔路可以越过，再走半日，就不热了。"唐敖道："如此暖地，他們國人如何居住？"多九公道："据海外傳說：彼处白晝最热，每到日出，人伏水中；日暮热退，才敢出水。又有人說：其人自幼如此，倒不覚热，最怕离了本國，就是夏天也要冻死。据老夫看來：伏水之說，恐未尽然；至离本國就要冻死，此話倒还近理。即如花木有喜暖的，一經移植寒地，往往致死，就是此意。"

这日过了結胸國。林之洋道："他們國人为甚胸前高起一塊？"多九公道："只因他們生性过懶，且又好吃，所謂'好吃懶做'。每日吃了就睡，睡了又吃，飲食不能消化，漸漸变成積痞，所以胸前高起一塊。久而久之，竟成痼疾，以致代代如此。"林之洋道："这病九公可能治么？"多九公道："他如請我医治，也不須服藥，只消把他懶筋抽了，再把饞虫去了，包他是个好人。"

唐敖道："此时忽又燥热异常，是何緣故？"多九公道："我們只顧閑談，那知今日風帆甚順，此处已近炎火山。古人所謂：'炎火之山，投物輒燃。'就是指此而言。"林之洋道："西游記有个火焰山，这里又有炎火山，



原來海外竟有兩座火山。”多九公笑道:“林兄此言未免把天下看的过小了。若論火山,只就老夫所見而言:海外耆薄國之东有火山國,山中虽落大雨,其火仍旧;火中常有白鼠走至山边觅食,獵人捕獲,以毛做布,就是如今‘火澣布’。又自燃洲有樹生于火山,其皮亦可織为‘火浣布’。西域且弥山,晝望山孔如烟,夜望如灯。崦嵫之北,其山有石,若以兩石相打,登时只覺水潤,潤后旋即出火。又炎洲有火林山,火洲有火焰山;海中有沃焦山,遇水即燃。这都是老夫向日到过的。其余各書所載火山不能枚举,从前曾否走过,事隔多年,也記不清了。”

炎火山过去,路过長臂國。有几个人在海边取魚。唐敖道:“他这兩臂伸出來竟有兩丈,比他身子还長,倒也异样。”多九公嘆道:“凡事总不可强求。即如这注錢財,应有我分,自然該去伸手;若非应得之物,混去伸手,久而久之,徒然把臂弄的多長,倒像廢人一般,于事何济!”

翼 民 國

又走几日,到了翼民國。將船泊岸。三人上去,走了数里,并未看見一人。林之洋惟恐过远,意欲回船;唐敖因聞此國人头長,有翼能飛不能远,并非胎生,乃是卵生,决意要去看看。林之洋拗不过,只得跟着前進。又走数里,才有人烟。只見其人身長五尺,头長也是五尺;一張鳥嘴,兩个紅眼,一头白髮,背生双翼;渾身碧綠,倒像披着樹叶一般。也有走的,也有飛的。——那飛的不过离地二丈。——來來往往,倒也好看。林之洋道:“他們个个身長五尺,头長也是五尺。他这头为甚生得恁長?”多九公

道:"老夫聞說此处最喜奉承，北边俗語叫作'爱戴高帽子'；今日也戴，明日也戴，滿头尽是高帽子，所以漸漸把头弄長了：这是戴高帽子戴出來的。"

唐敖道："怪不得古人說是卵生，果然像个四足鳥兒。你看这些飛的，飄飄揚揚，比走甚快。我們到此，离船已远。才見几位老翁，竟有雇人駝着飛的。据小弟愚見：我們回船，何不也雇人駝去，豈不爽快？"林之洋正因走的腿酸，听見此話，即雇三个駝夫，一齐伏在肩上，登时展翅飛起，轉眼間到了船上，駝夫收翅落下。三人下來，开發脚錢，起錨揚帆。

伯慮國

走了兩日，路过伯慮國。唐敖又要上去游玩。多九公因配藥不能同去，林之洋同唐敖去了。不多一会，唐、林二人也就回來了。

唐敖道："怪不得九公不肯上去，原來此地另是一种風气。剛才小弟見他們那种磕睡光景，好無兴趣，并且行路时也是閉目緩步。如此疲倦，何不在家睡睡？必定勉强出來，这是何意？"多九公道："海外有兩句口号，說这伯慮國的風俗，难道林兄也不知么？"林之洋道："海外都說：'杞人憂天，伯慮愁眠。'九公所說口号，莫非就是这兩句？怎叫'憂天、愁眠'，俺却不懂。"多九公道："当日杞人怕天落下把他压死，所以日夜憂天，此人所共知的。这伯慮國虽不憂天，一生最怕睡覚：他恐睡去不醒，送了性命，因此日夜愁眠。此地向無衾枕，虽有床帳，系为歇息而設，从無睡覚之說；終年昏昏迷迷，勉强支持。往往有人熬到数年，精神疲憊，支撑不住，一覚睡去，百般呼喚，竟不能醒。其家聚哭，以为命不可保；及至睡

醒，業已数月。親友聞他醒时，都來慶賀，以为死里逃生，举家莫不欢喜。此地惟恐睡覚，偏偏作怪，每每有人睡去竟会一睡不醒，因睡而死的不計其数，因此更把睡覚一事視为畏途。”唐敖道：“此处旣有睡去不醒之人，無怪更要愁眠。但睡去不醒，未免过奇，不知何故？”多九公道：“他們如果也像常人夜眠晝起，照常过日子，何至睡去不醒。因他終年不眠，熬的头暈眼花，四肢無力；兼之日夜焦愁，胸中郁悶，一經睡去，精神渙散，就如灯尽油干，要想气聚神全，如何能彀！自然就死了。”唐敖道：“此地寿相如何？”多九公道：“他們自从略知人事，就是滿腹憂愁，从無一日开心，也不知喜笑欢乐为何物。你只看他終日愁眉苦臉，年未二十，鬚髮已白，不过混一天是一天，那里还講寿数。”唐敖道：“可見过于憂愁，也非养生之道。”

女兒國

行了几日，到了女兒國。船只泊岸。多九公來約唐敖上去游玩。唐敖因聞得太宗命唐三藏西天取經，路过女兒國，几乎被國王留住，不得出來，所以不敢登岸。多九公笑道：“唐兄慮的固是。但这女兒國非那女兒國可比。若是唐三藏所过女兒國，不独唐兄不应上去，就是林兄明知貨物得利，也不敢冒昧上去。此地女兒國却另有不同：歷來本有男子，也是男女配合，与我們一样。其所异于人的，男子反穿衣裙，作为妇人，以治內事；女子反穿靴帽，作为男人，以治外事。男女虽亦配偶，內外之分，却与别处不同。”唐敖道：“男为妇人，以治內事，面上可用脂粉？兩足可須纏裹？”林之洋道：“聞得他們最喜纏足，無論大家小戶，都以小脚为貴；

若講脂粉，更是不能缺的。幸虧俺生中國，若生这里，也教俺裹脚，那才坑死人哩！”因从怀中取出一張貨單道：“妹夫，你看：上面貨物就是这里賣的。”唐敖接过，只見上面所开脂粉、梳篦等类，尽是妇女所用之物。看罢，將單遞还道：“当日我們嶺南起身，查点貨物，小弟見这物件帶的过多，甚覺不解，今日才知却是为此。單內旣將貨物开明，为何不將价錢寫上？”林之洋道：“海外賣貨，怎肯預先开价，須看他缺了那样，俺就那样貴。臨时見景生情，却是俺們飄洋討巧处。”唐敖道：“此处虽有女兒國之名，并非純是妇人，为何要買这些物件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地向來風俗，自國王以至庶民，諸事儉朴；就只有个毛病，最喜打扮妇人。無論貧富，一經講到妇人穿戴，莫不兴致勃勃，那怕手头拮据，也要設法購求。林兄素知此处風气，特帶这些貨物來賣。这个貨單拿到大戶人家，不过三兩日就可批完，臨期兌銀發貨。虽不能如長人國、小人國大獲其利，看來也不止兩三倍利息。”唐敖道：“这样异鄉，定要上去領略領略風景。舅兄今日滿面紅光，必有非常喜事，大約貨物定是十分得彩，我們又要暢飲喜酒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今日有兩只喜鵲，只管朝俺乱噪；又有一对喜蛛，巧巧落俺脚上：只怕又有財气，也不可知。”拿了貨單，滿面笑容去了。

唐敖同多九公登岸進城，細看那些人，無老無少，并無髭鬚；虽是男裝，却是女音；兼之身段瘦小，裊裊婷婷。唐敖道：“九公，你看：他們原是好好妇人，却要裝作男人，可謂矯揉造作了。”多九公笑道：“唐兄：你是这等說；只怕他們看見我們，也說我們放着好好妇人不做，却矯揉造作，充作男人哩。”唐敖点头道：“九公此話不錯。俗話說的：‘習慣成自然。’我們看他虽覺异样，無如他們自古如此；他們看見我們，自然也以我們为非。此地男子如此，不知妇人又是怎样？”多九公暗向旁边指道：“唐

兄，你看那个中年老媪，拿着針綫做鞋，豈非妇人么？”唐敖看时，那边門內坐著一个中年妇人：一头青絲黑髮，油搽的雪亮，眞可滑倒蒼蝇；头上梳一盤龍髻，鬢旁許多珠翠，眞是耀花人眼睛；耳墜八宝金环；身穿玫瑰紫的長衫，下穿葱綠裙兒；裙下露着小小金蓮，穿一双大紅綉鞋，剛剛只得三寸；伸着一双玉手，十指尖尖，在那里綉花；一双盈盈秀目，兩道高高蛾眉，面上許多脂粉；再朝嘴上一看，原來一部鬍鬚，是个絡腮鬍子！看罢，忍不住扑嗤笑了一声。那妇人停了針綫，望着唐敖喊道：“你这妇人，敢是笑我么？”这个声音，老声老气，倒像破鑼一般，把唐敖嚇的拉着多九公朝前飛跑。那妇人还在那里大声說道：“你面上有鬚，明明是个妇人；你却穿衣戴帽，混充男人！你也不管男女混雜！你明虽偸看妇女，你其实要偸看男人。你这臊貨！你去照照鏡子，——你把本來面目都忘了！你这蹄子，也不怕羞！你今日幸虧遇見老娘；你若遇見别人，把你当作男人偸看妇女，只怕打个半死哩！”唐敖听了，見离妇人已远，因向九公道：“听他所言，果然竟把我們当作妇人。我那舅兄上去，但願他們把他当作男人才好。”多九公道：“此話怎講？”唐敖道：“舅兄本來生的面如傅粉；前在厭火國，又將鬍鬚燒去，更顯少壮；他們要把他当作妇人，豈不耽心么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地國人向待鄰邦最是和睦，何况我們又从中國來的，更要格外尊敬。唐兄只管放心。”

唐敖道：“你看路旁挂着一道榜文，圍着許多人在那里高声朗誦，我們何不前去看看？”走進听时，原來是为河道壅塞之事。唐敖意欲挤進观看。多九公道：“此处河道与我們何干，唐兄看他怎么？莫非要替他挑河，想酬劳么？”唐敖道：“九公休得取笑。小弟素于河道絲毫不諳。只不过看看，長个見識。”

又朝前走，街上也有妇人在內，举止光景，同别处一样：裙下都露一双小脚，行动时腰肢顫顫巍巍；一时走到人烟叢雜处，也是躲躲閃閃，遮遮掩掩，那种嬌羞样子，令人看着也覚生憐。也有怀抱小兒的，也有領着小兒同行的。內中許多中年妇人，也有髯鬚多的，也有髯鬚少的，还有沒鬚的。及至細看，那中年無鬚的，因为要充少妇，惟恐有鬚顯老，所以拔的一毛不存。唐敖道："九公，你看：这些拔鬚妇人，面上鬚孔犹存，倒也好看。"多九公道："老夫才見几个有鬚妇人，那部髯鬚都似銀針一般，他却用藥染黑，面上微微还有墨痕。"二人說笑，又到各处游了多时。

回到船上，林之洋尚未回來；用过晚飯，等到二鼓，仍無消息。呂氏甚覚着慌。唐敖同多九公提着灯籠，上岸找尋。走到城边，城門已閉，只得回船。次日又去尋訪，仍無踪影。至第三日，又帶几个水手，分头尋找，也是枉然。一連找了数日，竟似石沉大海。呂氏同婉如只哭的死去活來。唐、多二人仍是日日找尋，各处探信。

林之洋遭难

誰知那日林之洋帶着貨單，走進城去，到了几个行店，恰好此地正在缺貨。及至批貨，因价錢过少，又將貨單拿到大戶人家。那大戶批了貨物，因指引道："我們这里有个國舅府，他家人众，須用貨物必多，你到那里賣去，必定得利。"随即問明路徑，來到國舅府，果然高大門第，景象非凡。

林之洋來到國舅府，把貨單求管門的呈進。里面傳出話道："連年國主采选嬪妃，正須此貨。今將貨單替你轉呈，即随來差同去，以便听候批

貨。”不多时，走出一个內使，拿了貨單，一同穿过几層金門，走了許多玉路；处处有人把守，好不威嚴。來到內殿門首，內使立住道：“大嫂在此等候。我把貨單呈進，看是如何，再來回你。”走了進去。不多时出來道：“大嫂單內貨物并未开价，这却怎好？”林之洋道：“各物价錢，俺都記得，如要那几样，等候批完，俺再一总开价。”內使听了進去，又走出道：“請問大嫂：胭脂每担若干銀？香粉每担若干銀？头油每担若干銀？头繩每担若干銀？”林之洋把价說了。內使走去，又出來道：“請問大嫂：翠花每盒若干銀？絨花每盒若干銀？香珠每盒若干銀？梳篦每盒若干銀？”林之洋又把价說了。內使入去，又走出道：“大嫂單內各物，我們國主大約多寡不等，都要買些。就只价錢問來問去，恐有訛錯，必須面講，才好交易。國主因大嫂是中國妇人，所以命你進內。大嫂須要小心！”林之洋道：“这个不消分付。”跟着內使走進內殿。見了國王，深深打了一躬，站在一旁。看那國王，虽有三旬以外，生的面白唇紅，極其美貌。旁边圍着許多宮娥。國王十指尖尖，拿着貨單，又把各样价錢，輕啓朱唇問了一遍。一面問話，一面只管細細上下打量。林之洋忖道：“这个國王为甚只管將俺細看，莫非不曾見过中國人么？”不多时，宮娥來請用膳。國王分付內使將貨單存下，先去回复國舅；又命宮娥款待中國妇人酒飯。轉身回宮。

迟了片时，有几个宮娥把林之洋帶至一座楼上，擺了許多肴饌。剛把酒飯吃完，只听下面鬧鬧吵吵，有許多宮娥跑上楼來，都口呼“娘娘”，磕头叩喜。随后又有許多宮娥捧着鳳冠霞帔，玉帶蟒衫并裙褲簪环首飾之类，不由分說，七手八脚，把林之洋內外衣服脫的干干淨淨。——这些宮娥都是力大無窮，就如鷹拿燕雀一般，那里由他作主。——剛把衣履脫淨，早有宮娥預备香湯，替他洗浴。換了襖褲，穿了衫裙；把那一双大

脚暂且穿了綾袜；头上梳了鬏兒，搽了許多头油，戴上鳳釵；搽了一臉香粉，又把嘴唇染的通紅；手上戴了戒指，腕上戴了金鐲。把床帳安了，請林之洋上坐。此时林之洋倒像做夢一般，又像酒醉光景，只是發獃。細問宮娥，才知國王將他封为王妃，等选了吉日，就要進宮。

正在着慌，又有几个中年宮娥走來，都是身高体壯，滿嘴鬍鬚。內中一个白鬚宮娥，手拿針綫，走到床前跪下道："禀娘娘：奉命穿耳。"早有四个宮娥上來，緊緊扶住。那白鬚宮娥上前，先把右耳用指將那穿針之处碾了几碾，登时一針穿过。林之洋大叫一声："疼殺俺了！"望后一仰，幸虧宮娥扶住。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几碾，也是一針直过。林之洋只疼的喊叫連声。兩耳穿过，用些鉛粉塗上，揉了几揉，戴了一副八宝金环。白鬚宮娥把事办畢退去。接着有个黑鬚宮人，手拿一匹白綾，也向床前跪下道："禀娘娘：奉命纏足。"又上來兩个宮娥，都跪在地下，扶住兩脚，把綾袜脫去。那黑鬚宮娥取了一个矮凳，坐在下面，將白綾从中撕开，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，用些白礬洒在脚縫內，將五个脚趾緊緊靠在一处，又將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，即用白綾纏里；才纏了兩層，就有宮娥拿着針綫上來密密縫口：一面狠纏，一面密縫。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宮娥緊緊靠定，又被兩个宮娥把脚扶住，絲毫不能轉动。及至纏完，只覺脚上如炭火燒的一般，陣陣疼痛。不覺一陣心酸，放声大哭道："坑死俺了！"兩足纏过，众宮娥草草做了一双軟底大紅鞋替他穿上。林之洋哭了多时，左思右想，無計可施，只得央及众人道："奉求諸位老兄替俺在國王面前方便一声：俺本有妇之夫，怎作王妃？俺的兩只大脚，就如游学秀才，多年未曾歲考，業已放蕩慣了，何能把他拘束？只求早早放俺出去，就是俺的妻子也要感激的。"众宮娥道："剛才國主業已分付，將足纏

好，就請娘娘進宮。此时誰敢乱言！”

不多时，宮娥掌灯送上晚餐，眞是肉山酒海，足足擺了一桌。林之洋那里吃得下，只覺兩足痛不可当，支撑不住，只得倒在床上和衣而臥。

那中年宮娥上前禀道：“娘娘既覺身倦，就請盥漱安寢罢。”众宮娥也有执着燭台的，也有执着漱盂的，也有捧着面盆的，也有捧着梳妝的，也有托着油盒的，也有托着粉盒的，也有提着手巾的，也有提着綾帕的：乱乱紛紛，圍在床前。只得依着众人略略应酬。凈面后，有个宮娥又來搽粉，林之洋执意不肯。白鬚宮娥道：“这臨睡搽粉規矩最有好处，因粉能白潤皮膚，內多冰麝，王妃面上虽白，还欠香气，所以这粉也是不可少的。”宮娥說之至再，那里肯听。众人道：“娘娘既如此任性，我們明日只好据实啓奏，請保母过來，再作道理。”登时四面安歇。

到了夜間，林之洋被兩足不时疼醒，即將白綾左撕右解，費尽無窮之力，才扯了下來，把十个脚指个个舒开。这一暢快，非同小可，就如秀才免了歲考一般，好不松动。心中一爽，竟自沉沉睡去。次日起來，盥漱已罢。那黑鬚宮娥正要上前纏足，只見兩足已脫精光，連忙啓奏。國王敎保母过來重責二十，并命彼嚴行約束。保母領命，帶了四个手下，捧着竹板，來到楼上，跪下道：“王妃不遵約束，奉命打肉。”林之洋看了，原來是个長鬚妇人，手捧一塊竹板，約有三寸寬、八尺長。不覺吃了一驚道：“怎么叫作‘打肉’？”只見保母手下四个微鬚妇人，一个个膀闊腰粗，走上前來，不由分說，輕輕拖翻，褪下中衣。保母手举竹板，一起一落，竟向屁股、大腿，一路打去。林之洋喊叫連声，痛不可忍。剛打五板，業已肉綻皮开，血濺茵褥。保母將手停住，向纏足宮娥道：“王妃下体甚嫩，才打五板，已是‘血流漂杵’；若打到二十，恐他貴体受伤，一时难愈，有誤吉期。

拜煩姐姐先去替我轉奏，看國主鈞諭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纏足宮人答应去了。

不多久，只見纏足宮人走來道：“奉國主鈞諭，問王妃此后可遵約束？——如痛改前非，即免責放起。”林之洋怕打，只得說道：“都改过了。”众人于是歇手。宮娥拿了綾帕，把下体血迹擦了。國王命人賜了一包棒瘡藥：又送了一盞定痛人参湯。随即敷藥，吃了人参湯，倒在床上歇息片时，果然立时止痛。纏足宮娥把足从新纏好，教他下床來往走动。宮娥攙着走了几步。棒瘡虽好，兩足甚痛，只想坐下歇息；無奈纏足宮娥惟恐誤了限期，毫不放松，剛要坐下，就要啓奏；只得勉强支持，走來走去，真如掙命一般。到了夜間，不时疼醒，每每整夜不能合眼。無論日夜，俱有宮娥輪流坐守，从無片刻离人，竟是絲毫不能放松。林之洋到了这个地位，只覺得湖海豪情，变作柔腸寸断了。

林之洋兩只脚，被众宮人今日也纏，明日也纏，并用藥水熏洗，未及半月，已將脚面弯曲折作兩段，十指俱已腐爛，日日鮮血淋漓。一日，正在疼痛，那些宮娥又攙他行走。不覺气惱夾攻，暗暗忖道：“俺林之洋捺了火气，百般忍耐，原想妹夫、九公，前來救俺；今他二人音信不通，俺与其零碎受苦，不如一死，到也干凈！”手扶宮人，又走了几步，只覺疼的寸步难移。奔到床前，坐在上面，任憑众人解劝，口口声声只教保母去奏國王，情願立刻处死，若要纏足，至死不能。一面說着，摔脱花鞋，將白綾用手乱扯。众宮娥齐來阻攔，乱乱紛紛，攪成一团。保母見光景不好，即去啓奏。登时奉命來至楼上道：“國主有令：王妃不遵約束，不肯纏足，即將其足倒挂梁上，不可違誤！”林之洋此时已將生死付之度外，即向众宮娥道：“你們快些动手！越教俺早死，俺越感激！只求越快越好！”于是随着

众人擺布。誰知剛把兩足用繩纏緊，已是痛上加痛；及至將足吊起，身子懸空，只覺眼中金星乱冒，滿头昏暈，登时疼的冷汗直流，兩腿酸麻。只得咬牙忍痛，閉口合眼，只等早早气断身亡，就可免了零碎吃苦。挨了片时，不但不死，并且越吊越覺明白。兩足就如刀割針刺一般，十分痛苦。咬定牙关，左忍右忍，那里忍得住！不因不由殺猪一般喊叫起來，只求國王饒命。保母随即啓奏，放了下來。从此只得耐心忍痛，随着众人，不敢違拗。众宮娥知他畏懼，到了纏足时，只圖早見功效，好討國王欢喜，更是不顧死活，用力狠纏。——屢次要尋自尽，無奈众人日夜提防，眞是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

不知不覺，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变成膿水，業已流尽，只剩几根枯骨，兩足甚覺瘦小；头上烏云，用各种头油，業已搽的光鑒；身上每日用香湯熏洗，也都打磨干淨；那兩道濃眉，也修的弯弯如新月一般；再加朱唇点上血脂，映着一張粉面，滿头朱翠，却也窈窕。國王不时命人來看。这日保母啓奏："足已纏好。"國王親自上楼看了一遍，見他面似桃花，腰如弱柳，眼含秋水，眉似远山。越看越喜，不覺忖道："如此佳人，当日把他誤作男裝，若非孤家看出，豈非埋沒人才。"因从身边取出一挂眞珠手串，替他親自戴上。众宮人攙着万福叩謝。國王拉起，携手并肩坐下，又將小脚細細观玩；头上身上，各处聞了一遍，撫摸半晌，不知怎样才好。林之洋見國王过來看他，已是滿面羞慚，后來同國王并肩坐下，只見國王剛把兩足細細观玩，又將兩手細細賞鑒；聞了头上，又聞身上；聞了身上，又聞臉上：弄的滿面通紅，坐立不安，羞愧要死。

國王回宮，越想越喜。当时选定吉期，明日進宮。并命理刑衙門釋放罪囚。林之洋一心只想唐、多二人前來相救，那知盼來盼去，眼看着明日

就要進宮，仍是毫無影响。一时想起妻子，心如刀割，那眼泪也不知流过多少。并且兩只脚，已被纏的骨軟筋酥，倒像酒醉一般，毫無气力，每逢行动，总要宮娥攙扶。想起当年光景，再看看目前形狀，眞似兩世人。万种淒凉，肝腸寸断。这日晚上，足足哭了一夜。到了次日吉期，众宮娥都絕早起來替他梳裹、搽胭抹粉，更比往日加倍殷勤。那双小脚虽覚微長，但纏的弯弯，下面襯了高底，穿着一双大紅鳳头鞋，却也不大不小。身上穿了蟒衫，头上戴了鳳冠，渾身玉佩叮璫，滿面香气扑人，虽非國色天香，却是裊裊婷婷。用过早膳，各王妃俱來賀喜，來來往往，絡繹不絕。到了下午，众宮娥忙忙乱乱，替他穿戴齐整，伺候進宮。不多时，有几个宮人手执珠灯，走來跪下道："吉时已到。請娘娘先升正殿，伺候國主散朝，以便行礼進宮。就請升輿。"林之洋听了，倒像头頂上打了一个霹靂，只覚耳中嚶的一声，早把魂灵嚇的飛出去了。众宮娥不由分說，一齐攙扶下楼，上了鳳輿，無数宮人簇拥，來到正殿，國王業已散朝，里面灯燭輝煌。众宮人攙扶林之洋，顫顫巍巍，如鮮花一枝，走到國王面前，只得弯着腰兒，拉着袖兒，深深万福叩拜。各王妃也上前叩賀。正要進宮，忽听外面鬧鬧吵吵，喊声不絕，國王嚇的驚疑不止。

唐敖治水

唐敖自从那日同多九公尋訪林之洋下落，訪來訪去，絕無消息。这日兩人分头去訪。唐敖尋了半日，回船用飯，因呂氏母女啼哭，正在解劝。只見多九公滿头是汗，跑進船上道："今日費尽气力，才把林兄下落打听出來。"呂氏慌忙問道："俺丈夫現在何处？究竟存亡若何？"多九公

道："老夫問來問去，恰好遇見國舅府中內使，才知林兄因國王看貨欢喜，留在宮內，封为貴妃。因他脚大，奉命把足纏好，方擇吉日成親。今脚已裹好，國王擇定明日進宮。"話未說完，吕氏早已哭的暈倒。婉如一面哭着，把吕氏喚醒。吕氏向唐、多二人叩头，哭哭啼啼，只求"姑爺、九公，救俺丈夫之命"。唐敖命蘭音、婉如把吕氏攙起。

多九公道："老夫剛才懇那內使求國舅替我們轉奏，情願將船上貨物尽数孝敬，贖林兄出來。虽承內使轉求，無奈國舅因吉期已定，万难挽回，不肯轉奏。老夫無計可施，只得回來。唐兄可有甚么妙計？"唐敖嚇的思忖多时道："此时吉期已到，恐难挽回。为今之計，惟有且寫几張哀憐呈詞，到各衙門遞去，設遇忠正大臣，敢向國王直言諫諍，救得舅兄出來，也未可知。除此实無別法。"吕氏道："姑爺这个主意想的不差！他們偌大之國，官兒無数，豈無忠臣？这个呈詞遞去，必能救得丈夫出來。就請姑爺多寫几張，早早遞去！"唐敖当时作了哀憐稿兒，托多九公酌定。二人分着寫了几張，惟恐耽擱，連飯也不敢吃，随即進城，但遇衙門，就把呈詞遞進。誰知里面看过，仍旧發出道："这不干我們衙門之事，你到別处遞去。"一連几十处，总是如此。二人餓着跑到日暮，只得回船。吕氏問知詳細，只哭的死去活來。娘兒兩个，足足哭了一夜。唐敖听着，心如劍刺，东方漸亮，急的瞪目痴坐，無計可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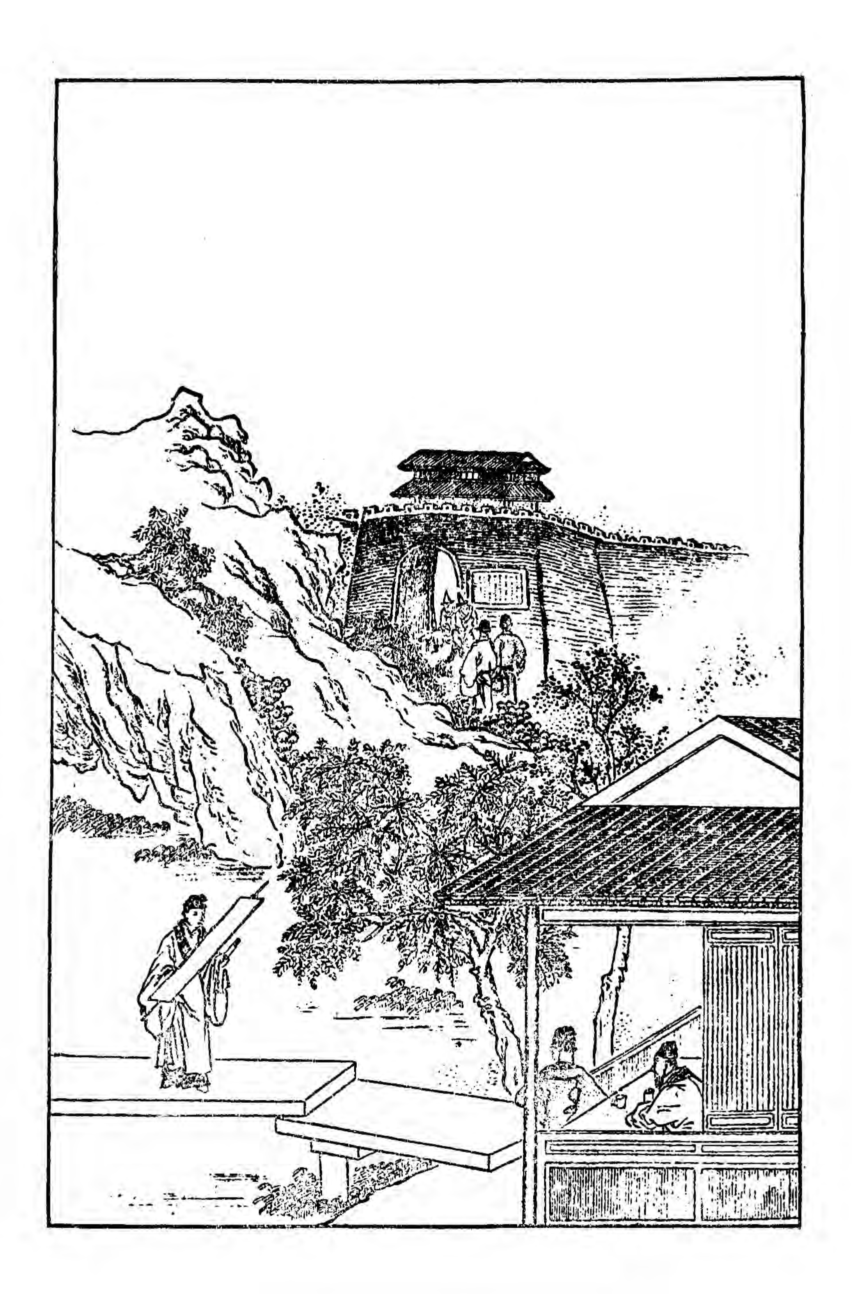
多九公走來道："我們与其在船悶坐，何不上去探听？"只听四处紛紛傳說：今日國主收王妃進宮，釋放罪囚，各官都叩賀去了。二人听了，更覚心冷如冰。

忽然，远远有許多人簇拥着走來，二人迎上观看，原來是些人夫扭着几十担禮物过去。多九公道："后面那个押禮的，就是國舅內使，不知

到何处送礼去?”唐敖道:“上面俱用錦袱盖着,自然是送國王的了。”多九公忙去打听,回來滿面愁容道:“唐兄:你道國舅这礼送給那个的?原來却是送給林兄的。”唐敖道:“此話怎講?”多九公道:“那送礼人說:國舅因今日王妃進宮,送这礼物,預备王妃賞賜宮人。豈非送給林兄么?”唐敖听了,只急的抓耳搔腮。再望望,太陽業已西墜,各处官員,都乘轎馬叩賀回來;不多时,國舅送礼人夫,也都挑着空担回去。

二人見天色已晚,無可奈何,只得垂头丧气,回归旧路。唐敖道:“若过了今日,也还救得出么?”多九公搖头道:“今日如果進宮,生米做成熟飯,豈有挽回之理。”唐敖道:“舅兄如此好人,將來竟作异鄉之鬼,这样結局,能不令人伤感!”多九公听了,也是嘆息不止。

信步行來,又到張挂榜文处。唐敖猛然心內一急,低头想了一想,走上前去,把榜揭了下來。多九公摸不着唐敖是何主見,当着众人,攔又攔不得,問又問不得,惟有望着發愣。那些看守人役,上前問道:“你是何处妇人,擅揭此榜?那榜上的話,你可看明?”此时众百姓聞得有人揭榜,登时四方轟动,老老少少,無数百姓,都圍着观看。唐敖看見人众,因朗声發話道:“我姓唐,乃中國人氏,从外洋至此。治河一道,我們中國無人不曉。今路过貴邦,因見國王这榜,备言連年水患,人民被害,如鄰邦君王治得河道,小民得免水患,情願納貢臣服;若鄰邦臣民有能治得河道,財宝祿位,悉听擇取:說的甚覺誠恳。因此不辞劳瘁,特來治河,与你們除患。……”話未說完,早有許多百姓,挨挨挤挤,都跪在地下,口口声声,只求中國貴人大發慈心,早賜救拔。唐敖道:“你們諸位請起。我虽能治河,但財宝祿位,我們中國那样不有?这些我都不要。只要你們依我一事,我就即日兴工。”众百姓都起來道:“不知貴人所說何事?”唐敖道:



“小可有个妻舅，前因賣貨進宮，現被國王立为王妃，聞得吉期定于今日。你們如要治河，大家即到朝前哭訴，放了此人，我即兴工。如國王不以民命为重，不肯放他，縱讓財宝如山，我亦不願，只好回鄉去了。”說話間，那圍着看的人，密密層層，就如人山人海一般。一聞此言，只听得發了一声喊，不約而同，齐向朝門而去。那些人役，也都去回本官。

多九公得空到唐敖耳边問道：“唐兄果然曉得治河么？”唐敖道：“小弟并未做过河工，那知治河！”多九公道：“你旣不知，为何把榜揭了？設或修治不妥，虛費他的帑項，豈不連我們也弄得不得脫身么？”唐敖道：“小弟此番揭榜虽覺孟浪，但因要救舅兄，不得已做了一个‘火燒眉毛，且顧眼前’之計，实是無可奈何。此时众百姓前去，大約國王难違众情，必是暫緩吉期。明日小弟看过河道，只好設法酌量。倘舅兄五行有救，自然机緣湊巧，河道成功；如光景不佳，不能結局，即煩九公將船上貨物饋送鄰邦，求其拯救：只此便是良策。”多九公听着，只是皺眉搖头。登时有看榜人役，备了轎馬，把唐敖送到迎宾館。多九公只得充作僕人，跟在后面。早有管事人預备酒飯，多九公另有下席一桌。二人正在飢餓，且飽餐一頓。飯后，多九公上船送信，暫安呂氏之心。回到宾館，仍同唐敖靜候佳音。

那些百姓听了唐敖之言，一时聚了数万人，齐至朝門，七言八嘴，喊声震耳。國王正受嬪妃朝賀，忽聞此声，驚疑不止。只見宮人進來奏道：“國舅有要事面奏。”國王即命众人暫避，把國舅傳進。國舅行礼畢，就把“中國妇人揭榜，能修河道，因主上把他親戚立为王妃，意欲懇求釋放，才能兴工。众百姓現在聚了数万人，齐集朝門，吁求主上俯念数十万生

灵为重，釋放此人，以便即日兴工，救拔生民，以免塗炭"等話，奏了一遍。國王道："我國向例：凡庶民人家，从無再醮之妇；何以孤家身为人君，反令王妃違此定例呢？"國舅道："剛才臣已剴切曉諭：'向來國中庶民，旣婚后尙且不准改節；何况君上乃一國之主，豈有放回王妃之理？'說之至再。奈众百姓因吉期虽是今日，但王妃尙未進宮，与業已進宮不同，所以才敢吁恳施恩。"國王听了，無言可答。忖了多时道："旣如此，卿就出去回复众民，說寡人業已進宮，今日不能啓奏。到了明日，木已成舟，众百姓也不能求我釋放，我也有詞可托了。"國舅再三恳求，無奈國王执意不肯，只得退出，回复众人。众百姓听了，惟恐到了明日，就难挽回，登时鼓譟，乱乱轟轟，喊成一片。國王听見外面如此，心中着实害怕，明知自己理虧，意欲釋放，又难割舍。想了多时，忽听外面人声漸漸鬧進宮來，不覺發恨道："索性給他'一不做二不休'罢！"因命値殿尉官，率領軍兵十万，立时征剿。尉官奉命，立刻点兵，只听四面槍炮声震的山搖地动。众百姓那里肯退，都說：与其日后丧在魚鱉之口，不如今日被國主殺了，倒也干净。哭哭啼啼，更覺喊声震天。國舅見百姓势头已急，惟恐人多激变，分付众兵無許动手伤人，随又劝住众百姓，又進宮向國王請求，國王怕百姓造反，只得道："他果能治河，我念生灵为重，原可施恩把王妃釋放。不知他治的究竟如何。莫若守他河路治好，再放王妃回去。倘修治不善，不能完功，虛費銀兩，即將王妃留在此处，日后照数拿銀來贖。國舅以为何如？"國舅听了，满心欢喜道："主上如此办理，旣不虛糜帑項，又安众民之心；倘河道成功，也除通國大患：眞是一举兩便。"國王道："你就照此办去。"國舅把这話向众百姓說了，众百姓这才慢慢散去。

國舅來至迎宾館，見了唐敖，彼此叙了寒温。國舅道："治河一事，不

知貴人有何高見?"唐敖道:"貴邦河道受病之由,小子尙未目睹,不敢謬执臆見。若論大概情形,当年治河的,莫善于禹。吾聞禹疏九河,这个'疏'字,却是治河主腦:疏通众水,使之各有所归,所謂'來有來源,去有去路'。根源旣清,中無壅滯,自然不至为患了。此小子愚昧之見,將來看过河道,尙望國舅大人指教。"

國舅聞唐敖之言,不覚点头道:"貴人所言这个'疏'字,頓开茅塞,足見高明。想來敝邦水患,从此可以永絕了。老夫还要回去复命,暫且失陪,明日再來奉陪去看河道。"分付人役預备酒宴,小心伺候,就走了。多九公道:"林兄之事,若据剛才用兵征剿光景,竟是毫無挽回;現据國舅之言,又像林兄不久就要回來。莫非林兄竟未成親?令人不解。"唐敖道:"大約此事全虧众百姓之力。國王恐人众作乱,所以暫緩吉期,也未可知。"

多九公道:"这且慢慢再去打听。但治河一事,关系非輕,倘有疏虞,不但林兄不能还鄉,就是我們也不知如何結局。老夫頗不放心。明日看过河道,唐兄究竟是何主見?"唐敖道:"这个河道,其实看也罢,不看也罢。小弟久已立定一个主意。我想:河水泛濫为害,大約总是河路壅塞,未有去路,未淸其源,所以如此。明日看过,我先給他处处挑挖極深,再把口面开寬,來源去路,也都替他各处疏通。大約河身挑挖深寬,自然受水就多;受水旣多,再有去路,似可不致泛濫了。"多九公道:"治河旣如此之易,难道他們國中就未想到么?"唐敖道:"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們,我喚了兩个人役,細細訪問。此地向來銅鉄甚少,兼且禁用武器,以杜謀为不軌;國中所用,大約竹刀居多,惟富家間用銀刀,亦甚希罕。所有挑河器具,一概不知。好在我們船上帶有生鉄,明日小弟把器具画出样兒,

教他們制造。看來此事尙易成功。”

次日，國舅陪唐敖出城看河。一連兩日。看畢回來，唐敖道：“連日細看此河受病处，就是前日所說那个‘疏’字缺了。以彼处形势而論：兩边堤岸，高如山陵，而河身旣高且淺，形像如盤，受水無多，以至为患。这总是水大之时，惟恐冲决漫溢，且顧目前之急，不是筑堤，就是培岸。及至水小，并不預为設法挑挖疏通；到了水势略大，又复培壅。以致年复一年，河身日見其高。若以目前形狀而論，就如以浴盆置于屋脊之上，一經漫溢，以高臨下，四处皆为受水之区，平地即成澤國。若要安穩，必須將这浴盆埋在地中。盆低地高，旣不畏其冲决，再加处处深挑，以盤形变成釜形，受水旣多，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。”國舅道：“貴人所論河道受病情形，恰中其弊，足見中國貴人留心时务，識見高明。至浴盆屋脊之說，尤其对症，眞是指破迷团。惟求貴人大發惻隱，早賜拯拔，使敝邦‘屋脊’之禍，——水由地中行，永慶安瀾，得免塗炭，不独蒼生感戴，即敝邦國主，亦当銘感不忘。但挑挖深通，不知天朝向來用何器具？尙求指教。”

唐敖道：“敝处所用器具甚多，無如貴邦銅鉄甚少，無从措办。‘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’。今旣一無所有，縱使大禹重生，亦当束手。幸而我們船中帶有鋼鉄，制造尙易。但河道一时挑挖深通，使归故道，施工甚难。盖堤岸日積月累，培壅过高，下面虽可深挑，而出土甚覺費事；倘能集得数十万人夫，一面深挑，一面去其堤岸，使兩岸之土不致壅積，方能易于成功。不知人夫一时可能齐集？”國舅道：“若講人夫，貴人只管放心。此地河道，为患已久，居民被害已深，聞貴人修治河道，虽士商人等，亦必乐于从事；况又發給工錢飯食，那些小民，何乐不为？”唐敖道：“此

时必須先造器具。明日國舅多派工匠过來。俟器具造齐，再擇吉期开工。”國舅点头，即命随从速傳工匠，明早伺候；并多派人役，听候差遣。說罢别去。唐敖將器具样兒画了，并托多九公照应把鉄發來。次日，許多工人傳到，唐敖把样兒取出，一一指点，登时开爐打造。众工人虽系男裝，究竟是些妇女，心灵性巧，不过兩三日，都造齐备。擇了开工吉期。

是日，國舅同至河边。唐敖命人逐段筑起土壩。先把第一段之水車到第二段壩內，即將第一段挑挖深通；就把第二段土壩推倒，將水放入第一段新挑深坑之內，再挑第二段：逐段都动起工來，总是尽力深挑。后來所挖之土，一时竟难上岸，仍命工人把筐垂入坑內，用轆轤攪上，每取土一筐，要費許多气力。好在众百姓年年被这水患鬧怕，此番动工，举國之人，齐來用力，一面挑河，一面起堤，不上十日，早已完工。又把各处來源去路，也都挑挖疏通。这里唐敖指点監工：那众百姓見他早起晚归，日夜辛勤，人人感仰。

这时，國王命人备轎送林之洋回船，并命众宮娥替林之洋改換男裝，伺候上轎。

林之洋回到船上。原來國王昨日备了鼓乐，已將唐敖、多九公护送回來。此时林之洋見了唐、多二人，惟有再三拜謝；吕氏、婉如、蘭音，也都相見，眞是悲喜交集。林之洋道：“妹夫到海外原为游玩，那知是俺救命恩人。俺在那里受罪，本要尋死，却虧妹夫救俺出來。”唐敖道：“舅兄为何步履甚慢？难道國王果眞要你纏足么？”林之洋見問，不覺又是好笑，又是愧恨道：“他把俺硬算妇人做他的老婆也罢了，偏偏还要穿耳、纏足。俺这兩脚好像才出閣的新妇，又像新進館的先生，这些时好不拘

束。偏那宫人要早見功，又用猴骨熬湯，替俺熏洗。今虽放的照旧，奈被猴骨洗的倒像多吃兩杯，只覚害酒軟弱，至今还是無力。当日上去賣貨，曾有一对喜蛛落在脚上，那知却是这件喜事！"婉如道："爹爹耳上还有一副金环，俺替你取下來。"林之洋道："那穿耳宫娥也不顧死活，揪着耳朵就是一針，今日想起，俺还覚痛。这总怪厭火國囚徒把俺髯鬚燒去，嘴上光光的，國王只当俺年輕，才有这番灾难。"

軒 轅 國

三人說說笑笑，行了几时。这日，唐敖立在柁楼，远远望去，只見对面霞光万道，从中隱隱現出一座城池。多九公把罗盤看一看道："唐兄：前面已到軒轅國。此是西海第一大邦，我們要暢游几日了。"当时到了軒轅，將船泊岸。林之洋脚已养好，自去賣貨。唐、多二人上岸，远远望那城郭，就如峻嶺一般，巍巍蕩蕩，景象非凡。不多时，步过玉桥，迎面無数梧桐，一望無际；桐林之內，有对鳳凰，來來往往，一上一下，盤旋飛舞，就如錦綉一般。越看越爱，不覚贊好道："前在麟鳳山虽見鳳凰，却未看他飛舞；那知此处却有如此大观！"多九公道："唐兄既要領略此國風景，何不且到城中？此地鳳凰如別处鷄鴨一般，到处皆是，若看鳳舞，終日还看不完哩。"唐敖听罢，即出梧林。走了多时，田野中已有人烟，都是人面蛇身：一条蛇尾，盤交头上；衣冠言談，与中國無异；举止面貌，亦甚秀雅。走進城來，街市虽有十数丈之寬，那些作買作賣，來來往往，仍是捱挤不动。市中所賣鳳卵，如別处鷄蛋一样，擺列無数。

忽听吆吆喝喝，街上人都向兩旁閃开。只見一人手执一柄黃

伞，——寫"君子國"三个大字，——伞下罩着一位國王：生得方面大耳，品貌端嚴；身穿紅袍，头戴金冠，腰中佩劍，許多随从，騎着一匹文虎过去。随后又有一伞，——寫着"女兒國"，——伞下罩着一位國王：生得眉淸目秀，面白唇紅；头戴雉尾冠，身穿五彩袍；騎着一匹犀牛，也是許多跟随，簇拥过去。唐敖道："此时君子、女兒兩位國王忽然到此，不知何故？莫非都屬軒轅所轄，前來朝賀么？"多九公道："他們各霸一方，向來并無統屬。此番到此，大約素日契好，前來拜望，亦未可知。"唐敖搖头道："小弟記得：我們自从今正來到海外，所过之國，第一先到君子，其次大人、淑士……以至女兒，共計三十國。走了九月之久，才到此地。若君子國王來此，往返豈不要走年半之久？如此遙远，特來拜望，只怕未必。"多九公道："我們因要賣貨，不問道路遙远，只檢商販通处繞去，所行之地，并非直路，所以耽擱。他們直來直往，何須多日。但这兩國畢竟为何到此，待老夫且去打听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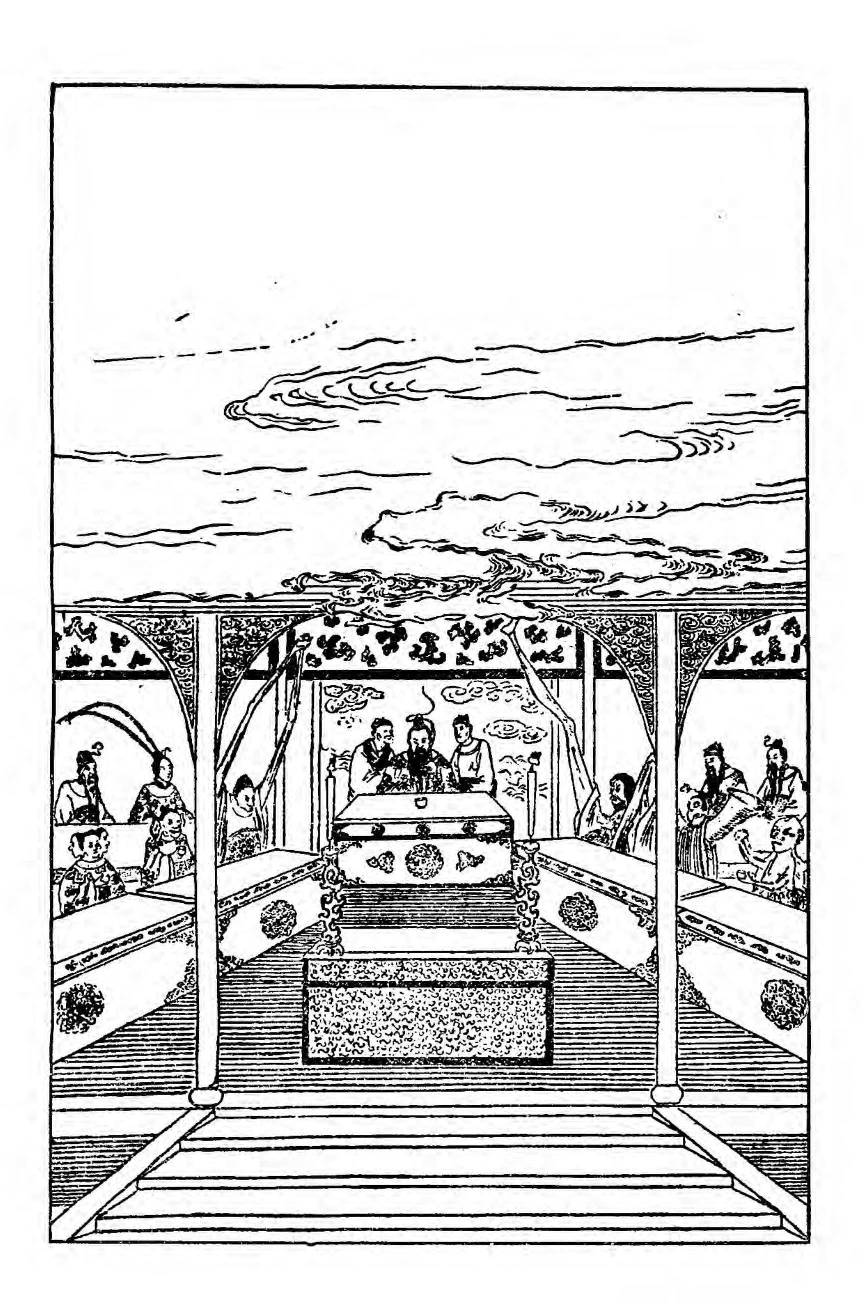
不多时，回來道："此番我們來的湊巧。此地國王，向來为人聖德。凡有鄰邦，無論远近，莫不和好。而且有求必应，最肯排难解紛，每遇兩國爭斗，他即代为解和，海外因此省了許多刀兵，活了若干民命。今年恰值一千歲整寿，臣民都演戲慶賀，远近各國齐來慶賀。明日就是寿誕之期。今日各國都在千秋殿預祝，大排筵宴，殿外共有数十处梨園演戲。無論軍民，只管進去瞻仰，我們何不同去看看？"唐敖听罢，不勝之喜，随即举步道："請教九公：此地國王何以竟有千秋之寿？"多九公道："老夫記得古人言：'軒轅之人，不寿者八百歲。'大約千歲还不算高寿哩。"

說笑間，迎面有座冲霄牌楼，霞光四射，金碧輝煌。穿过牌楼，又是一座金門。走过金門，才望見千秋殿。那殿約有十余丈高，極其寬大；四

面都是亭台楼閣，將千秋殿环抱居中。各处音乐不断，接接連連，都是梨園演戲。唐敖一心要看國王，無心看戲，直向千秋殿走來。

那看的人虽如人山人海，好在國王久已出示，毋許驅逐閑人，悉听庶民瞻仰。二人挤在人叢中，也步入殿內。只見主位坐着軒轅國王：头戴金冠，身穿黃袍，后面一条蛇尾，高高盤在金冠上。殿上許多國王，都是奇形怪狀。唐敖略略看了一遍，內中除君子、大人、女兒各國約略曉得，其余俱是素昧平生。因暗暗問道："請敎九公：小弟聞得軒轅之人有'尾交首上'之說，想來就是主席國王了。其余这些國王，除了我們到过的，內中許多奇形怪狀，小弟看來看去，只覚眼花撩乱，辨不明白。那边有位國王，头上披着長髮，兩腿伸在殿上約有兩丈長，其國何名？"多九公輕輕答道："这是長股國，又名有乔國。我們中國以双木續足，叫作'高蹻'，就是仿他作的。長股之旁有位國王，一个大头、三个身軀的，名叫三身國。上首有位头大如斗、身長三尺的，名叫周饒國。——就是能做飛車的周饒。迎面有位脚脛相交的，名叫交脛國。交脛旁边有位面中三目、一只長臂的，名叫奇肱國。奇肱下首坐着一位三首一身的，名叫三首國。"唐敖道："那边一位三身一首，这边一位三首一身，兩位設或对看，只怕彼此都有羨慕之意哩。"

林之洋听見此处演戲，也來殿上，恰好三人遇在一处。唐敖道："这些國王，舅兄都熟識么？"林之洋看了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認不得的。唐敖道："內中有个'舅夫國'，九公可曾看見？"多九公道："海外各國，老夫虽未全到，但这國名無有不知，从未見有'舅夫'之說。唐兄从何見來？"唐敖道："林兄是小弟妻舅，女兒國王又是小弟妻舅之夫，以此而論，那女兒國王豈非小弟'舅夫'么？"多九公笑道："若論親眷，唐兄还是女兒國王的妻



妹婿哩。据老夫愚見：林兄須要躲避躲避；惟恐令夫見你在外丢丑，把脚放大，一时气惱，倘命保母过來，那定痛人参湯，老兄又要吃一杯了。”

林之洋同唐、多二人嘲笑，招架不住，漸覺詞鈍，因众國王在殿上閑談，就势說道：“九公且莫斗趣。”

只听那边長臂國王向長股國王道：“小弟同王兄凑起來，却是好好一个漁翁。”長股國王道：“王兄此話怎講？”長臂國王道：“王兄腿長兩丈，小弟臂長兩丈。若到海中取魚，王兄將我駝在肩上：你的腿長，可以不怕水漫；我的臂長，可以深处取魚。豈非絕好漁翁么？”長股國王道：“把你駝在肩上，虽可取魚；但你一时撒起尿來，小弟却朝何处躲呢？”翼民國王道：“聶耳王兄耳最長大，王兄尽可躲在其內。”結胸國王道：“聶耳王兄耳虽長大，但他近來耳軟，喜听讒言，每每誤事。”穿胸國王道：“据小弟愚見：莫若躲在兩面王兄头巾內，倒还穩妥。”毛民國王道：“头巾內久已藏着一張坏臉。他的兩面業已难防，豈可再添一面。若果如此，我們只好望影而逃了。”兩面國王道：“那边現在有位三首王兄，他就是三面，为何王兄又不望影而逃呢？”大人國王道：“莫講三首王兄只得三面，就是再添几面，又有何妨。他的喜怒爱惡，全擺臉上，令人一望而知，并且形像总是一样，从無参差；不比兩面王兄对着人是一張臉，背着人又是一張臉，变幻無常，捉摸不定，不知藏着是何吉凶，令人不由不怕，只得望影而逃了。”

伯慮國王道：“今日为軒轅王兄祝寿，因而想起此國人为何都能長寿？为何敝处人向多短寿？即如小弟現在年未三旬，業巳老迈。女兒王兄比我年長，却如此少壯，想來必有服食养生妙術，何不指教一二？”厭火國王道：“王兄如將憂慮稍为減些，把心放寬，不必只管熬夜，該睡則睡，

該起則起，也就是养生之術了。”犬封國王道：“伯慮王兄尊軀既弱，何不弄些飲食調养？即如小弟一生無所好，就只最喜講究享点口福。今日吃了这几样，明日又吃那几样，总是想着法兒，变着样兒，給他一味狠吃。并且把他就算一件工課，每日苦思惡想，自然生出許多可口东西。况心机与其用在別的事上，何不用在自己身上，乐得嘴头快活，豈不有趣？”伯慮國王道：“此說虽善，無如小弟絲毫不懂，这却怎好？”犬封國王道：“这有何难！王兄如高兴，將來小弟即到貴邦奉陪王兄住几时，就近指撥貴庖，不过一年半載，再無不妙。但必須小弟在彼日日親尝口味，时时指点，方能日見其妙。”

正在談論，誰知女兒國王忽見林之洋雜在众人中，如鶴立鷄群一般，更覺白俊可爱，呆呆望着，只管發痴。众國王見他出神，也都朝外細看：那深目國王手举一只大眼，对着林之洋更是目不轉睛；聶耳國王只將兩耳乱搖；劳民國王更將身子乱擺；無腸國王惟有望着垂涎；跂踵國王只管踮着脚尖兒仔細定睛。林之洋被众人看的站立不住，只得携了唐、多二人，走出殿外。多九公道：“看这光景，不独女兒國王难割旧爱，就是众國王也有許多眷恋之意哩。”說的林之洋滿面通紅，唐敖惟有發笑。

一連游了几日，林之洋貨物十去八九。登时开船。

唐敖入仙山

一天，林之洋想起海外有个“不死國”，因問多九公，才知就在鄰近。并聞：國中有座員丘山，山上有棵不死樹，食之可以長生；國中又有赤

泉，其水甚紅，飲之亦可不老。所以唐敖要去走走。無如此國僻处万山中，須过許多海島，才至其地，乃人迹罕到之处。多九公意欲不去。林之洋聞彼处有个赤泉，心里也想飲些泉水，希冀長生；那怕难走，执意要去。因此打起罗盤，竟朝不死國進發。

这日，三人正在船后閑談，多九公忽然囑咐众水手道："那边有塊烏云漸漸上來，少刻即有風暴，必須將篷落下一半，繩索結束牢固；惟恐不能靠岸，只好順着風头飄了。"唐敖听罢，朝外一望，只見日朗風淸，毫無起風形象。惟見有塊烏云，微微上升，其長不及一丈。看罢，不覚笑道："若說这样晴明好天却有風暴，小弟就不信了。难道这塊小小烏云就藏許多風暴？那有此事！"林之洋道："那明明是塊風云，妹夫那里曉得。"言还未了，四面呼呼乱响，頃刻狂風大作，波浪滔天。那船順風吹去，就是烏騅快馬也赶他不上。越刮越大，眞是翻江攪海，十分利害。唐敖躲在艙中，这才佩服多九公眼力不錯。这个風暴，再也不息。沿途虽有靠岸处，無奈風势甚狂，那里由你做主。不但不能靠岸，并且船篷被風鼓住，随你用力，也难落下。一連刮了三日，这才略略小些，費尽气力，才泊到一个山脚下。唐敖來到后梢，看众人收拾篷索。林之洋道："俺自幼年就在大洋來來往往，眼中見的風暴也多，从未見过無早無晚、一連三日、总不肯歇。如今弄的昏头昏腦，也不知來到甚么地方。这風若朝俺們來的旧路刮去，再走兩日，只怕就可到家了。"

唐敖道："如此大風，却也少見。此时順風飄來，又有若干路程？此处是何地名？"多九公道："老夫記得此处叫作普度灣。岸上有条峻嶺，十分高大，自來从未上去。至于程途，若以此風約計，每日可行三五千里，今三日之久，已有一万余里。"林之洋道："春間俺同妹夫說'水路日期难以

預定’，就是这个緣故。”唐敖因風头略小，立在柁楼，四处观望。只見船旁这座大嶺，較之东口、麟鳳等山甚覚高闊，远远看着，清光滿目，黛色参天。望了多时，早已垂涎，要去游玩。林之洋因受了風寒，不能同去；即同多九公上岸。喜得那風被山遮住，幷不甚大，随即上了山坡。多九公道：“此处乃海外極南之地，我們若非風暴，何能至此！老夫幼年虽由此地路过，山中却未到过，惟聞人說，此地有个海島，名叫小蓬萊。不知可是？我們且到前面，如有人烟，就好訪問。”又走多时，迎面有一石碑，上鐫“小蓬萊”三个大字。唐敖道：“果然九公所說不錯。”繞过峭壁，穿过崇林，再四处一看：水秀山清，無窮美景；越朝前進，山景越佳，宛如登了仙界一般。

唐敖道：“我們前在东口游玩，小弟以为天下之山，無出其右；那知此山处处都是仙境。即如这些仙鶴麋鹿之类，任人撫摩，幷不驚走。到处松实柏子，啖之滿口清香。眞是美地，原來这个風暴，却为小弟而設。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山景致虽佳，我們只顧前進，少刻天晚，山路崎嶇，如何行走？今且回去。明日如風大不能开船，仍好上來。林兄現在有病，我們更該早回才是。”唐敖正游的高兴，虽然轉身，仍是恋恋不舍，四处观望。多九公道：“唐兄：要像这样，走到何时，才能上船？設或黃昏，如何下得山去？”唐敖道：“不瞞九公說：小弟自从登了此山，实在不想回去了。”多九公笑道：“老夫素日常听人說：讀書人每每讀到后來入了魔境，要变成‘書呆子’。尊駕讀書虽未变成書呆子，今游來游去，竟要变成‘游呆子’。唐兄快些走罢，不要斗趣了。”

兩个人下了山，到了船上，林之洋因身上不爽，業已睡了。唐敖吃了晚飯，將衣囊收拾安置。次日轉过順風，众人收拾开船，唐敖却早早

上山去了。等候到晚，呂氏不見唐敖回來，甚不放心；林之洋病在床上，听見此事，也甚着急。次日，托多九公同众水手分路去找。众水手尋訪一日，毫無消息。林之洋病体略好，也支撑上去。一連找了几日，那有踪影。这日多九公向林之洋道："前者林兄有病，老夫同他上山游了多时，他竟懶于下山。到了次日，幷不約我，却一人独往。一定想住在此处，不再回去，我劝林兄不必找了。你就再找兩月，也是枉然。"林之洋听了，虽覺有理；但至親相关，何能歇心？仍是日日尋找。众水手也不知催过几十遍，要想回去，無奈林之洋夫妻务要等唐敖回來，才肯开船。

这日众水手因等的心焦，大家約齐，來至船中，向林之洋道："这座大嶺既無人烟，又多猛獸，我們每夜提着器械，輪流巡更，还不放心，何况唐相公一人独往？今已去了多日，即不遭猛獸之害，就是餓也餓死了，何能等到今日？我們再不开船，徒然耽擱。趁着順風不走，一經遇了逆風，缺了水米，只顧等他一人，大家性命只怕都要送在此处了。"众人說之再再，林之洋只管搔首，毫無主意。呂氏在內說道："你們众人說的也是。但俺們同唐相公乃骨肉至親，如今不得下落，怎好就走？倘唐相公回來不見船只，豈不送他性命？你們旣要回去，俺們也不多耽时日，就以今日为始，再等半月，如無消息，任憑开船就是了。"众人無可奈何，只得靜靜等候，每日怨声不絕。林之洋只作不知，仍是日日上山。不知不覺，到了半月之期，众水手收拾开船。林之洋心犹不死，务要約了多九公再到山上看看，方肯开船。多九公只得同了上山，各处跑了多时，出了几身大汗，走的腿脚無力，这才回归旧路。行了数里，路过小蓬萊石碑跟前，只見上面有詩一首，寫的龍蛇飛舞，墨迹淋漓，原來是首七言絕句：

逐浪随波几度秋，此身幸未付东流。今朝才到源头处，豈肯操

舟复出游!

詩后寫着:“某年月日,因返小蓬萊旧館,謝絕世人,特題二十八字。唐敖偶識。”多九公道:“林兄可看見了?老夫久已說过,唐兄必是成仙而去,林兄总不相信。他的詩句且不必講,你只看他‘謝絕世人’四字,其余可想而知。我們走罢,还去痴心尋找甚么!”回到船上,將詩句寫出,給呂氏諸人看了。林之洋無可奈何,只得含着一把眼泪,听憑众人开船。蘭音望着小蓬萊惟有慟哭;婉如、若花也泪落不止。登时揚帆往嶺南而來。一路無話。

走有半年之久,于次歲六月到了嶺南。

統一書号：R10024·1360
定价：0.17元